

五月丁香

四幕剝

駱賓基 著
建文書店 發行

適夷主編：奔流文藝叢書



書叢藝文流奔

香丁月五

著 基 賓 駱

店 書 文 建



奔流文藝叢書

五月丁香

作者 駱賓基

主編者 適夷

發行人 唐鑑

發行者 建文書店

上海愛文義路六五七號
電話三一五六三

▲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▼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

人物表

曲大德媳婦 市民家庭出身。

古大姨媽 體質臃腫，圍着廚裙，腰間掛着一串鑰匙，髮髻挽在頭頂上，六十多歲。

曲大德母親 女地主，高個子，體態雄健，拖着鞋，兩耳吊着銀質大耳環，近肩胛之上
衣襟懸着眼鏡盒。口含長烟管。五十四歲。

曲秀芳 女地主孫女兒，古大姨媽的外甥女兒，縣城的初級師範生，十七歲。

老魏頭兒 曲家撈金，藍布圍腰上，掛着長長的鹿皮菸口袋。四十多歲。

郝家驥 地鄰之子。

小升子 郝家窩堡的車伕。

小更信 曲家大院的僱工。

曲大德 由北平回鄉度暑假的大學生。

嚴輯五 曲大德同學。

洪蓋 朝鮮農民。

第一幕

時——一九三一年六月某日黃昏。

地——曲家窩堡。

景——看不見圍牆的大莊院，古式地主家宅，門窗畢現，窗角有丁香樹一株，四週是向日葵倒影。

另一端是大草垛，喂豬槽，打水桶，雙股草叉，石滾子……正中拉着一條晒衣繩，垂掛着各式衣裳，包括滿清式紫緞子坎肩……

幕開時——古大姨媽在向盆子裏倒豬槽里剩餘的豬食，手裏還握着喂豬時所持的拌料棍子。

古大姨媽 喃喃自語 我可不是嘍叨……我這條老命就算是伺候你們一輩子。一天吃五

遍，還是哼哼，哼哼，這回可一個一個像衙門裏的老爺似的，幌着尾巴走啦。把乾水弄了一地，你看看，弄的滿地淨是豆餅渣子……這些畜生，我是一天到晚，生不了的氣。

曲媳 以廚裙擦着兩手上 大姨媽菜都老早整好！倒是怎麼樣呢，得等到下半夜嗎？

古 什麼！我聽不清楚你說的，上半夜，下半夜的。

曲娘 我說，菜都涼啦；你問一聲，若是等着，回頭老當家的可別瞞怨。

古 我可不問，等就等，瞞怨就瞞怨。反正天也快黑了，作趕雞勢這些一天挨三遍罵

也沒有記性的雞種，嗅兒嗤，嗅兒嗤，一轉眼就又來了，嗅兒嗤……捧盆下

曲娘 老糊塗蟲。

曲母 拖鞋上天快黑啦！見媳晒的衣裳也好收進去！嘆息

曲娘 是啦！收表下

曲母 大姨媽！你那兒作什麼呢？

古 由草壇背後上我還能作什麼呀！整天價光是雞呀狗呀的就伺候不定，剛才——就是

拿進去的晒的魚乾兒那一會兒，那個不合羣的高麗雞，就拖着一隻鞋躲到穀倉底下去！我說這半天怎麼沒有影兒呢？這才多一會兒，一轉眼，就是事兒。

曲娘 擡出大靠椅，并劃火給曲母點煙媽！大姨媽剛才說，再等菜涼的就不好吃！怕吃的時候

申斥，讓我先問一聲。

曲母 不要緊哪？這麼一會子就餓死人！我看這會子，他們也該來到了，日頭還沒貼地

呢！

曲媳是。

曲母 明兒個記住，把倉子裏的菸葉子都拿出個晒晒吧！我也沒有看看，是不是都發霉了。見秀芳上你是到那兒去，跑的腮幫子紅紅的。

秀芳 和美姬他們到南泡子撈菱角去啦：奶奶……

曲母 怎麼去和高麗孩子撈菱角呀；我看看哪！

芳 奶奶我們坐着大木盆子，划着划着，差點兒沒有翻到水裏去，美姬的裙子都弄濕了，把我們吓的什麼似的。

曲母 你看你把鞋濕的，還有臉說哪，我不願意聽，別站在眼前來氣我啦！還不趕快進屋換鞋去。

芳 是你叫住人家的！媽真給人家的小筐！

曲母 聽。

芳 什麼？

曲母 大德媳婦！你聽聽，是不是馬蹄子響。

芳 什麼也沒有！奶奶……

曲母 好像是大車。

芳 奶奶……奶奶……

曲母 你是圍着我叫什麼！叫的我心裏直煩。

芳 人家有話說呢。

曲母 什麼話？

芳 不說啦！走開

曲母 這孩子我看你出了門對你的老婆婆怎麼辦！你老婆婆可是有名的強亮人見芳作鬼臉
下這小壞蛋。問曲媳 水蘿白切好了嗎？

曲媳 都切好啦！醬也炸了。

曲母 你怎麼老是皺着眉呢……我也不知道說了多少回，一個年輕人，明明長的不醜，可是眉毛一皺，不醜也就醜啦！人家誰不歡喜那種高高興興的爽快臉子，再說大德也大了……低嘆 鹹茄子也撈出來了嗎？

曲媳 撈出了。

曲母 沒有搗點大蒜嗎？

曲媳 搗好啦！

曲母 放半碗醋，再滴上點香油，拌一拌澆在茄子心裏……大德就是喜歡吃這個，和你過世的那個老公公一樣。抽菸自遣，媳下。古大姨媽在收最後幾件衣裳。曲母聞聲，迴頭望了一下，仍抽菸自遣，聽見趕雞聲——那個蘆花雞，今天下蛋了嗎？

古 作哄雞聲 天快黑啦；還不進窩去，早晚你將給黃鼠狼子拖了去，就是你呀；還瞅什麼？

曲母 我問你話哪！

古 呵！

曲母 仍不迴顧 那個蘆花雞今天下蛋了嗎？

古 那個蘆花雞呀；還不是隔兩天下一個蛋。呵！天色可要黑下來了。我說老當家的呀！怎麼還沒有一點動靜呢！也該是到的時候了。去打接迎的，又是那匹花腰馬，到火車站總共不是六七十里路嗎？你看呀！那不是北山上的星星都出來了嗎？亮晶晶的哪。

老魏頭兒 由草垛背後上 在哪兒？可不是星星都出來了！南邊還有一顆呢；明兒個八成是

個大晴天嘛。蹲下

曲母 夏天嘛！星星出的早。向古可是那捆蔴線泡到後河溝子裏去了沒有？

古 泡上啦！我看也出不多少蔴了，都給雨水糟塌了。

曲母 夠自己家裏用的就成，不是省了向外掏錢買嗎！

魏 那幾天發大水，這幾天旱的河溝子又快露出沙灘來了。你看頭上的小咬兒，嚇！

像趕廟會似的。

曲母 老魏頭兒就是會說，燒把艾子草，咳嗆不就得了！

魏 呵呵的笑起來 我這剛打掃完牲口棚，想明兒個出車呢！

曲母 歇一天也好。願意出車呢，半宵得爬起來給轅馬多加兩遍料，袋子裏也剩下不多

了，不夠喂的就不如歇一天，省了苦啦牲口。明兒個把菜園子鋤鋤，澆澆水，一

天工夫，兩個人就幹完了……是不是八大屯的狗叫？

魏 少東家不會走到八大屯去呀！好像有大鞭子聲……小更官的鞭子甩的可沒有這麼

脆快……還有鈴鐺響嘛；起身正視，就便抖烟灰 不是……今年夏天，老當家的，咱

們就出過八趟車。若是天一變，下點雨，咱們的莊稼該忙了，我看明兒個趕趟八棵樹，山上堆的木頭樣子，多着夥兒……

石 我也聽不出是不是到咱們窩堡來的！因芳上險被撞倒 哎……這孩子，動不動就跳，

哈瑪脫生的。下

芳 兩手環抱曲母頸子 奶奶……

曲母 出車就出車吧；反正牲口閒着也膩的慌……挺熱的，拿開手，你那是吃什麼？

芳 奶奶，你咬一口呀！

曲母 以手抵芳 轅馬傢私得配兩套銅環子，別喝點酒什麼都忘了。老是那麼湊付，人能受罪，牲口可受不起罪。向芳你這是作什麼呀？

芳 奶奶呀！我告訴你，今晚上八大屯有跳大神的，你叫老魏領着我去看看呀！

魏 向芳着眼示意 有什麼好看的，還不是蹦蹦跳跳的那一套。

芳 奶奶，有大過陰呢？

曲母 有什麼好看的，老魏喝醉了，我看你一個人怎麼摸回來。

魏 被戳穿祕密地笑了 如今晚兒的酒，還能醉人呀！四兩酒裏倒有五兩白水。

芳 奶奶我要去。

曲母 你不知道你奶奶這兩天心裏煩的慌，你二叔今晚上就要回來了。你也是個大姑娘啦！怎麼一點正事也不沾呀！念書念的倒什麼事也不懂了。

芳 我知道你喜歡二叔。

曲母 你二叔是曲家的根子嘛！你呢！你是外頭人，送出去還要首飾，還要嫁裝。

芳 以手握曲母口 我不要你說，我自己慢慢也會掙錢。

曲母 那麼掙錢給你奶奶化呀！

芳 給大姨媽一個人。你看着吧。

曲母 老魏頭兒，那邊發亮的是什麼？

魏 在哪兒？

曲母 就是你腳邊哪兒，踩着了，向芳拿過來。

芳 一個扣子。

古 雙手端着簸箕上 都着蟲子啦！嘖嘖！

曲母 接過扣子 什麼着蟲子了？

古 玲鐮麥呀！向芳你好好坐在這邊，端端正正的像個姑娘樣。

芳 呵！是啦！

曲母 低聲 這是那來的扣子呀！大姨媽，你多撥點玲鐮麥，明兒個老魏頭兒還要出車！

古 客馬懷着駒子，快叫牠歇歇吧！

魏 也不套客馬呀；那不是有老洪蓋的二馬子嘛！明兒個就用牠來拉外套。

古 瘦的那個樣子，還不給人家牽回去，我也不知道把人家的牲口……

曲母 唉；你還是別管這些事吧！光玲鐮麥還不夠你操心的。

芳 奶奶！人家全家哭的什麼似的。

曲母 你在這上，也少說話。人家大人們說話，那有你插嘴的。你知道去年萬寶山鬧亂

子的時候，他們得着個風就是個雨。他們不是要掘開咱們的河堤呀！

馬車聲漸揚

秀芳！到門前石崗子上去看看，是什麼人的馬車呀！

秀下，魏隨之

古 怎麼這半天不來，說來，一下子就來了！可真是放下簸箕，解圍裙，在門口正遇曲媳

來了，來了！快到大門口去吧！

曲媳 你解開圍裙作什麼呀！

古 我這……我心慌的呀！都糊塗了。由門內下

馬匹呼嘯聲，狗吠聲，曲媳興奮的匆匆挽着髮髻下

魏 聲真是貴客呀，怎麼這暮子才到……

小三子 聲我們少東家到你們後草甸子打圍來啦；趕不回去了。

曲母 怎麼？是咱們地鄰窩堡家的家驢呀！

古 手拿圍裙上我都糊塗了。一聽見大德回來，心就向口裏跳。

芳 突然莊重迎面上大姨媽，是郝家少東家。

曲媳 上帶着那麼些狼狗……

曲母 你去預備開飯吧！

曲媳 是啦！下，芳同下

古 哎呀；真是把我弄糊塗了，喃喃我還當是大德，我這心慌的，手脚都沒處發放了。

郝家驢 手提鴨嘴帽上 大姨媽！

古 怎麼……你是給什麼風吹來啦？

郝 笑嘻嘻 唔……伯母妳好呀！

曲母 還不是老樣子！你今年不是在哈爾濱念書了嗎？

郝 回來過暑假呀！

曲母 你媽和你爸爸都好呀！

郝 好，還讓我給你帶好呢！

曲母 去年秋天，你爸爸到屯下頭，我借碰見過。可比在鎮守使衙門裏作事的程光老多了。我在八大屯碰見他，就是不敢認了，這話說起來有八年啦！站起來那時候，你大爺還沒有去世，兩個人一在烟盤傍躺下來，就是一夜……嘆息我們家送給你爸爸那條狼狗還活着嗎？

郝 兩手捏著帽沿旋轉 死了兩年啦！前年冬天死的。

曲母 也到歲數了，牠們一窩四個，五處死的最早，我們家的大處和二處還是去年老死的……進屋去家常話吧……大姨媽，這八成是他過世公公那件大花馬掛上的扣子，如今買也沒處買的。收衣裳也不查看一下子……下

古 回頭釘上就是啦！向郝你媽的瘋癱病好啦？

郝 沒有。鹽古下

古 她也不找人治……下

郝 又上小升子！大聲小升子！

小 聲 在這兒哪！

郝 聽到他們的動靜。就在石崖子上向山底下喊兩聲，他們也許走錯了路。

古 在門口出現還有誰啦！

郝 兩個同學，他們趕水鴨子不知趕到那裏去了。小升子！

小 聲 喂！

郝 回頭喂狗的時候，別讓沙古拉喫一口，自語式 今天非餓餓牠不解。聽見了沒

有？下

小 聲，撥弄馬具聲 知道啦！喂！老魏頭兒，你在那兒作什麼？

魏 聲給你打水飲牲口哪：把牲口牽到這兒來，你這兩天怎麼樣？天天出車嗎？我可

在家悶壞了，把腸子都悶爛了。提水桶上 你把牲口牽到院子裏來吧！

小 上你嗜有烟葉子吧；給咱搓一點！牲口歇會子再說 盤膝坐下 我告訴你呀！我可

累壞了，真累壞了。人家是來打鳥，我和三匹馬就陪着在草甸子裏受罪，爛泥一腿深呀！大車還陷在那裏，兩個輪子都沒進去一尺深，你看我渾身多少泥漿子，鞭桿子又抽斷了，你看，正從當中腰一折兩截。抽出烟袋敲着 我可要抽袋烟了。

魏 什麼時候陷住車的？

小 就是剛才，天沒黑的時候。

魏 你這傻蛋。怎麼不到柳條溝去叫我們地戶去幫達抬。

小 誰去找呀！那輛小花軸輪車還是在山底下借的呢！我們少東家是連邊也不靠，就怕濕了靴子。你這是從酸菜缸底下拿出來的菸葉子呀！怎麼這麼股大醬味？

魏 別扯蛋了，這是地道的大葉子菸。我給你喂牲口去啦！回頭哥兒倆個喝兩鐘。

小 你們還沒吃飯呀！

魏 沒有！我們家的小更信牽着牲口到車站去啦；一清早去的，去接我們家的少東家。

可是月亮都出來了，還沒有一點動靜呢！

小 你們家的老更信呢？

魏 早埋到土裏去了，冒一個月了。

小 喇啾！坐坐嘛！牲口忙什麼——怎麼死的呢？

魏 病死的。

小 那麼也該剩幾個錢啦！幹了半輩子……

魏 趕情是剩了幾個，可是都把在老當家的手裏，臨死，連棺材都沒有買，說是給小更省着，多得點利息，就用四塊板釘了個匣子，抬出去了。

小 老寡婦可好利害——喂：聽說你們家的姑娘是不是要和砲台堡子上退親？

魏 誰說的？沒有的事？

小 別在我跟前裝傻了。唸學堂的姑娘，還有好貨色？等會子小酒壺捏到手，哥兒倆再好好的扯。站起來，以雙手拍臂上塵土。

魏 扯蛋，你這傢伙，我若是知道，我若是在你跟前裝瘋賣傻，也賺不了你一袋子牲口料，我真沒聽說，怪不得我們家的姑娘背地哭呢！

小 她哭什麼，是她不要嫁給人家，又不是人家不要她。

古上，狗吠聲突起

魏 突然地我告訴你呀！我們家的那個紅客馬懷駒子啦！

古 誰在院子裏呀！你的天哪！快出來吧！芳姑娘——老當家的呀！怕是三東家來到
了。狗吠聲大作

魏 可是有一個人不像小更官——，小升子，水桶子在那兒，別踢倒呀！匆匆下

小 我——八大屯的。提水桶下

古 喃喃 到底是誰呀？我也聽不清楚，真是…… 嘆息，挽髮 幸而還有月亮；若是再

晚……。

曲大德 匆匆上 誰呀？

古 是芳姑娘他二叔呀，你看看，都是你呀！我們就等着……。

大 老姐，你還好呀！媽在屋裏嗎？不及答我還帶來一個客人在後邊哪！匆匆下

古 你看看他，人都到家了，心又慌啦！月亮底下，我怎麼認出誰是你帶來的客人呀！

那是二虎子嗎？怎麼你們到的這樣晚呀！

更 上繞了二十里路到立馬峯前的大草原上去！怎樣還早？牲口都是水淋淋的一身大

汗！提旅行箱下

芳 上大姨媽！

古 哎喲，大姑娘，你可把我吓了一跳，怎麼這會子又出來呀！

芳 姨媽！站古前，以手挽弄古之廚裙帶我有話和你說……：只你一個人疼我。

古 你是怎麼的啦！抬起頭來看看，頭這麼熱，快進去歇着吧；等會子……

嚴 上，左顧右盼大德呢？

古 大德呀！嘖嘖，我嚟忘了，你看看，他就把你給擲下了，你就是客人吧！

嚴 脫帽是啦！

古 這是怎麼說的？一回家，他心就慌啦！

芳 向嚴 我二叔就在屋子裏，你呀一聲，他就出來了。

嚴 是嗎？我試試呵——大德呀！

大 聲 進來呀：輯五。

芳笑，嚴欣然的伸伸舌頭

嚴 好——你光急着見老太太了，把我擲在大門口，差點沒叫你家的黑狗把我的鞋給

拖了去……：見芳笑，又自得的眯眼眼睛 你說 向屋子 把我的鞋拖了去，可怎麼得了？

芳迴身注視着他的背影，嚴道頭作半敬禮手式。謝謝你，小姐。

古 這是什麼派頭兒，你看你二叔吧！他們還到立馬峯去玩，幸虧不是冬天，要是碰見狼羣呢！那是急着奔家的人，可是一到大門口，心又慌啦……

芳 如有所思，轉身，又注意到適才所談的。大姨媽，你老是說這些作什麼，淨說些一點也沒有用的話，人家話告訴你。

古 怎麼，我說的話就沒有用啦；我從小看着你長大的，可是如今我說的話都沒有用啦。

芳 你真是，我不和你說了。

古 我這還指望着你養老哪！你大姨媽若不是瞎有這個指望，早離開這裏啦！整日價挨說受氣那趕糾上一個使喚人。

芳 大姨媽，明兒個你就見不着我了。

古 別順口胡說了，沒頭沒尾的。

芳 真的呀！

古 趕快吃飯去，吃了早點睡，趕明兒個清早，大姨媽叫你到後山去採蘑菇，順便到

瓜地去摘瓜，那瓜才甜呢！快進屋去吧！

更 過場 當家的叫你們哪！

古 知道啦！向芳聽大姨媽話，大姨媽喜歡你。

芳 你不要碰人家。

古 這孩子呀！就和你媽的驢脾氣一樣，你要折磨死我呀！

媳 輕捷上老姐，媽喊你哪，快去吧！嘆息

古 你看，我這個命根子又和我鬥氣哪！他二叔和你說話了吧！

媳 還不是那樣！以裙拭目

古 自語 噯！真是，又不是冤家對頭，那有回來不和老婆打個招呼的！真正孩子脾

氣，你也就別拿他當大人看待。下

芳 二嬸你別難受。

媳 嗚咽有聲 你二嬸心裏委屈。

芳 環抱媳頸 我等一會子和二叔吵，我非問問他不解。爲什麼欺壓人。

媳 毅然止聲，平靜地 我告訴你呀，秀芳，你要自己拿定主意呀！你奶奶剛才又叫郝家

驥給砲台堡子梢口信，催他們秋天來迎親……進屋去吧！芳搖頭

魏和小更併肩，她下

魏 誰吃啦！你們沒回來，老當家的就坐在院心等，我這還打算明兒個出車呢！

更 還出什麼車，拉前套的那匹牲口，兩天也歇不過來。

魏 明兒個，讓老高麗那匹馬拉前套，

更 還沒叫人家牽去呀！使喚了幾天還不夠本呀！

魏 小伙子，你可別這麼說，咱們罰他一口袋土豆子也不算多，再說牠吃了多大一片

麥子呀！他們還不認罰……更提行囊由正門下，魏提水桶橫下

芳低頭沉思時，郝上

郝 在這兒，你……我剛才看見你走出來了。

芳 微笑看，多亮的月明呀！我們剛才還想看跳大神的。

郝 我很久就想和你說了。可是一見你的面，就不知道……我該怎麼開口……

芳 說什麼？

郝 你是不是挺什麼的，見了我，挺討厭的。

芳 皺眉 我也不知道——你說的什麼。

郝 在縣城的時候，我接到你的信……

芳 別說這些吧！ 下場時回頭 你吃完了飯嗎？ 曲母上

母 你還不去吃飯去！這個丫頭，——姨媽，把凳子搬過來。

郝 伯母，我這和秀芳談天……怎麼伯母不叫她再念半年書呢，差半年就畢業了。

母 瞎念書呀！沒畢這就不聽大人說了，再念還不要上天嗎？見芳上 怎麼的啦。

芳 頭痛。

母 我摸摸 同時回頭 姨媽，歇會子記住給牲口炒點料豆。向芳 可不是發燒怎麼的。

進屋去躺一會子吧；多蓋兩床被，聽見沒有？

聽見啦！ 又下

舌 搬長凳子上 豆子還沒剝呢！

母 不會吃完飯剝嗎？向郝 這兒坐吧！

嚴輯五上

母 我們是莊稼院的菜，不好吃吧！

嚴 好的很呀！老太太，我們在立馬峯就吃過一會了。我的胃口就像一個大布袋，若是沒吃那一頓呀！就那個罈子裏的肘子，我一個人就吃了，管保連湯都不剩。

母 怎麼，你們上山去啦！立馬峯上有狼窩呀！你們知道不知道？ 回頭向大德 大德
呀！你怎麼帶着客人到那去玩呀！不是發瘋嗎？

大德 上什麼呀！

母 怎麼你們到大草原背後去玩呀！你沒聽說大前年出的事嗎？

大德 知道呀！

母 知道怎麼還去玩呀！向嚴大前年有三個老毛子坐着雪車走迷了路，大雪天，就給狼羣釘着車尾追上來了。打着馬，也跑不過狼羣呀！仗着他們是套三匹馬，追着眼看要爬上車來了，他們就打下一匹馬，丟給狼羣吃，可是那麼些狼，一匹牲口夠吃多一會兒，跑不上兩里路，後邊又追上來了。

嚴 怎麼不開槍打呢！

母 那不是一隻兩隻的呀！那是狼羣呀！可打不得。

郝 心情恍惚 有這樣的事嗎？

母 就在立馬峯山下，這是一句白話也沒有的。

大德 是真的，到後來只剩下一匹馬了，狼羣還跟着，他們就向車後丟衣裳，最後把磚都脫下來擲了。

嚴 那爲什麼？

大德 讓那些狼羣去撕衣裳呀！衣裳上不是有種味兒嗎？牠們當是什麼好吃，等她們再趕，雪車不是又躍出三四里了嗎！

小更信上

母 什麼東西都收拾好了嗎？

更 收拾好了，就是行李還沒有打開，那個老洪蓋又來了。

大德 把我的行李也搬到廂房去，我今天晚上就在那邊睡。

母 怎麼老洪蓋半夜三更的來了，叫他有話明天說。

更 可是他老哀告我沒法回他。

洪 上地東的回來啦！脫帽道喜的有。

母 進屋來吧！起立 你空着手來，怎麼辦呢！

洪 還願苦笑我的地沒有耕……牲口的……

母 進來說，向大德就坐一會子讓客人到廂房去歇着吧！你也別到那裏去擠，讓客人們躺炕上，寬暢一點，聽見沒有？

大德 我……

母 我不要聽，怎麼那麼大一個人，一點情理也不懂。廂房是給客人睡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沒有睡的地方，那得擠我什麼樣子，老洪蓋，咱們進屋。母與洪蓋下

大德 苦笑我真不願意回來，你看，根本就不讓你開口。

嚴 你不對呀！老兄，和我在一個炕上擠，又有什麼意思。

大德 向更你還站在這兒作什麼？

更 不作什麼，沒事兒，我可要吃飯去吧！

大德 去吧！

更下

嚴 老太太可能幹呀！

郝 嗯！今天還算高興呢！

大 你來作什麼，

媳 媽說看看壺裏有茶沒有？

大 去吧！那裏有壺。我們渴了自己會泡。媳下輯五，這就是我的家，你都見過了，
剛才那個小伙子是我們家老更官的兒子。

嚴 那一個？

大 就是到車站接我們去的拙頭拙腦的，他爸爸是山東人，來的時候，他才兩歲，在
我們家幹活幹了一生，一個大錢也捨不得用，就那麼死了。嘆息我母親，你是看
得出來的，什麼都得聽他老人家擺佈，我怎麼會在家裏呆下去——別談這些了，
我們到外邊走走好吧，到瓜地裏去看看。

嚴 瓜地里有瓜嗎？

太 有的是，瓜棚裏這時候才熱鬧呢！那是莊稼人的交際場合，走吧！

嚴 你呢！

郝 自然陪着你們走走，不過我是沒有什麼大興緻，我有點累，打了一天圍。

嚴 這里禽鳥很多嗎？

郝 多！

大 有鵪鶉、有白頭翁、有山雞、有斑鳩、多的叫不出名字來，若是明天天氣好，咱們就到後章甸子去打水鴨子，我們家還有兩桿槍，一桿是雙筒的——你們等一下我去拿衣裳，在我們這兒，晚上得披大氅。下

嚴 關外可真不同呀！

郝 唔！我沒到過關裏。

嚴 關裏那有你們這裏美呀！那大草原，十里二十里就望不見一個村莊，美呀！這月亮，這個大院子，那些牲口棚……真是大有柴霍夫筆下的俄羅斯鄉村風味。

老洪蓋上，手提鴨嘴帽

洪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
郝 怎麼樣？

洪 苦笑搖頭 沒有法子，我的吃糧也沒有。

洪下，狗吠

嚴 這裏高麗人多嗎？

郝 過了嶺就是高麗屯子，這裏是間島，你不知道嗎？

大德上

嚴 你穿什麼呢？ 接大鑿

大 我披這件皮馬褂。

郝 小升子，小升子。

更 聲 到山下找人去了，

三人下，芳由窗口露出頭來。

古 聲 哎呀！我的寶貝，凍着呀！

芳 我睡不着，姨媽，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呀！滿地都像鋪了一層霜。

古 聲 睡覺吧！ 呵欠聲

芳 你倒是看看呀！多美呀！滿院子都是丁香花味兒。

——幕落。

第二幕

時——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，即九一八事變後兩個禮拜的黃昏。

景——嶺腰間之打稻場，背景有重疊之山峯，峯巒及樹林間全是落葉。四分之一的舞台右角是斜坡，有小道，松林，蜿蜒而下。台後隨時傳出忙場的聲音。

幕開時——魏提旅行囊及皮箱上，魏迎面由小道間出現，手持短鞭正接取她在懸岩傍遞下來的行

李。

魏 他們怎麼唔不來呀！老是嚕嗦什麼呀！

媳 牲口呢？

魏 牲口拴在大路口那棵老樺樹下，就站在嗚嗚叫的風裏頭，我可不是說抱怨話，大奶奶，老當家的平常都是有板有眼的，可是年頭變了呀！還這麼四平八穩，像是太平年月，那能成呀！我們唔要傍黑趕到八大屯去，還蘑菇什麼呀！

媳 別說廢話了，他們來啦！

魏 我可不是說廢話，再晚了，我可不保險在路上出不出岔子！下
大德和古姨媽嚴輯五前後上

媳 媽呢？

大德 我不知道呀！老魏頭兒呢？

媳 在下邊等着你們呢！我去看看媽；怎麼剛才還在那頭兒和地戶吵什麼嘛！下

古 真是……出嘖嘖……出趟門這麼不容易，往年不是說走就走了，那有三次五次走不成的。

嚴 城裏若是戒嚴，說不定瞎回來。大笑并回顧說不定呀！大姨媽！再回來，我可就不走了，實在也真不想走——大姨媽 又回顧 你什麼時候到關裏來呀！到關裏來吧！
我好好侍候你老人家。

古 我呀！唉我那有那好福氣！我的這付老骨頭瞎要埋在祖墳旁邊呢？

大德 來往贖着輯五，你把那一小袋子雞蛋什麼的都放進去了嗎？

嚴 都在這手提箱裏呢？又回頭 大德：你到那去了，好半天不見你，我當是你又躲開了，連送送我們都懶得送，是不是？ 芳上，跳着，併俯身拾取石子，裝着向大德身上投的

芳 你看，你能接着不能？

大德 奶奶呢？

芳 我不知道，她不是剛才在這嗎？

古 你看你呀！怎麼放着自己自己的綿袍不穿，倒把你爺爺的皮馬褂穿上了，扣也不

結……

芳 我不要你整嘛！第一次向嚴注目，并很快的作了一個掩飾嬌羞的鬼臉，這是除了嚴，另外的人感受

不到的

嚴 過來，我給你結上吧！小孩子……以目示意，手中的紙條

芳 眼光避開和他接觸不，轉身向大德，同時從背後伸出手來接取紙條 二叔，黑天趕不到八大屯

了吧！

大德 突然抬頭嗯？八大屯？趕得到。

古 送到城裏，把嚴先生打發到汽車上，就回來吧，別叫家裏人們担心，向嚴真是，

担心呀！你們是不知道，光知道玩，你想，你的老太太該怎樣掛心吧！你在這住

了這麼些日子，書也就誤了唸，信也不寫，你家老太太不心裏發慌呀！

芳 姨媽，你老是說什麼，嘮嘮叨叨的。你看你的頭髮都操心操白了。

古 我說句話，就是嘮叨呀！我……

嚴 來，我給你挑挑有多少白頭髮吧！

古 呵嚟，笑我的頭髮都給你弄亂了。

嚴 笑我摘下這一根來吧！

古 人老了吧！年輕時候，頭髮也是厚厚的，老了就剩下這麼兩根了，還摘呀！

嚴 摘根作紀念呀！

芳 這一根長……

古 我看看哪！噯，都白的發亮了呀！我剛來的那年，頭髮還是一色黑的，那時候，芳姑娘他媽，我那個沒有出息的妹妹，就整天和我吵架，老太爺還活着，常說她，你和你老姐姐吵什麼呀！她是個沒依沒靠的寡婦。老太爺的心真好，那時候，他瞎不知道，他媽爲什麼和我吵嘴呢？他爸爸剛過世，不到一個月……

母 時候不早啦！去吧！老魏頭兒呢？

大德 在下邊等着我們呢！

母 去吧！向右他老姐，去叫他上來一趟，我晴有話和他說。又向大德我說的話，你都樣樣記清楚了？

大德 記清楚了，媽。

母 向嚴若是火車不通，就回來，別給隔到半路上，到了吉林就回來封信，我們好放心，呵……

嚴 是的，老太太！微笑

母 記住給你母親帶好，年月若是平穩了，再來過冬天。我們這兒冬天農閒了，晴要好玩。夜里你就聽吧，一會兒是一羣鹿，一會兒是一羣狼，打圍的人也多了，比過夏天好。時嚴繞過芳的身後握住她的另一手

芳 掩飾內心的慌亂 奶奶，這是什麼？

母 豆子，我沒有說嗎？人手不夠，一轉眼工夫，那些窮高麗就偷，看着看着，就偷，簡直是窮紅了眼晴。

大德 媽，我看你老人家晚上還是躲一躲吧！晚上叫老魏頭子和小更倌看看。

母 沉思 把這口袋提到院子裏去，回頭到那邊去看看更倌過斗。 芳下場前回眸向嚴作笑姿

把我的烟袋帶出來！

芳 知道了。下

母 向大德 你就別管我了，怕什麼？還不知道是真是假呢！再說民國三年的時候，也是什麼獨立黨胡子的，也不是沒有鬧過。我不信他們就會造反了！再說，你是曲家的命根子，若是有個差錯，……我可對不住地下的祖宗。 以衣襟揩眼

大德 媽！

母 快去吧！

馬蹄飛奔聲，台側忙場聲頓止

古聲 你怎麼又跑來了呀！

郝聲 誰要出門呀！ 馬蹄聲突止 打死呢？他媽的！

馬嘯聲

母 快去吧！

大德 怎麼郝家驥跑來了？

母 唉別管這些吧！你去你的，他來他的。

嚴 那麼再見了！老太太，只要太平了，我還來看你老人家的，我一定路上寫信來。

母 微笑 先寫家信吧！好啦！我也不遠送了。

大德 媽，你別大意，還是晚上躲躲！

母 好啦！好啦！我知道呀！快去吧！

大德與嚴下

郝聲 你要到哪兒去呀！

大德聲 到八大屯去呀！

郝聲 路上不好走呀！上，大德與嚴隨上 聽說白旗堡子都給獨立黨佔了。日本兵在三棵

樹設了個卡子，這里還太平吧！

母 白天還好，就是前個兒晚上，不知道那里有兩下槍聲，都說是高麗要起事了，噲

聽說王德林的軍隊攻進城里去了。

郝 沒有的事！我們家是昨天搬到窩棚來的，我們離開縣城的時候，日本軍隊剛剛又

開來好幾卡車。

大德 那麼嗜戒嚴不呢？

郝 白天不，傍晚一點燈，就戒嚴了，一直到第二天八點鐘。

母 我問你，過了三棵樹一直到我們這兒，嗜好走吧！

郝 這一路嗜好沒事。

母 你們昨天不是就走這條路嗎？那麼過一下子麻煩不？

郝 不麻煩，日本也很穿戴，對大糧戶嗜好是很客氣。

母 那麼就走吧，大德。八大屯有砲台，就是晚上有什麼動靜，也總比這里好，再說

你的這位同學，老是留在這，也不好去吧！老魏頭和古媽上

古 唉！這個坡呀，真也難走！……

魏 怎麼的？嗜好不走呀！再磨菇一會兒，天可黑了。

母 我問你，帶着傢伙嗎？

魏 那還會忘了！

母 押上頂門子了嗎？

魏 不押頂門子，那成？老當家的，你放心。……從老爺活着的時候我就在曲家趕大車，你記得多會兒我說過假話，我呀，我是忠心報國，赤腸子忠膽。……

母 你又喝了酒是不是？

魏 笑，真罪的 我喝了一點點，……喝了兩口。

母 向大德 好啦，去吧！到城里給我安排好地方，我再呆兩三天就把莊稼想法運出去啦，家里的事，你就別担心，我有好媳婦在跟前就行。 向郝 你是不是噱回八大屯？

郝 我歇一會兒再說。

魏 怎麼的呀！還等什麼？

大德 媽，那末我去啦。你老人家保重！

母 知道呀！……

大德 那麼我先走一步了。

郝 回頭見！ 和嚴握手 回頭見！

嚴 你老是用馬鞭子抽靴子作什麼？呵，笑好妳，再見了！ 目注視另一角落，顯然在探望

號，大德，嚴同下，小更官上

更 我說老東家呀！

母 高聲 把槍插好，別給馬一顛，顛掉了！ 向更 什麼？你說吧。

郝 以雙手作筒 回頭見。

更 我說老東家呀，咱們這時候可不能這麼辦呀！你老人家知道，咱們這時候收買人心，嚙怕收買不到呢，高麗地戶這時候可千萬得罪不得他們，就是多分個三十捆二、十捆的就多分三十捆，……

母 高聲 還提着帽子作什麼？不戴在頭上，帽子呀！

大德及鞞五的呼叫聲，馬蹄響聲漸遠

母 怎麼的啦？大年的舊賬不收他們的了，嚙要怎麼呀？你怎麼老是幫着他們講話呀？又是大黃蓋搗蛋是不是？他們看着是時候啦，要給咱們氣受呀，咱們可不能受呀！就不能讓他們開了這個風氣。中國嚙有主兒，嚙不一定是他們的天下哪！東家，你老人家知道，這不比往年……

母 你怎麼不說，他們紅嘴白牙吃了咱們的糧該一個兒不見哪？你怎麼不說他們租了

咱們的牲口使的一把骨頭啦，該賠兩袋子料呀？你怎麼不說東家這麼把年紀了，不分白天晚上守着他們忙莊稼，多分兩捆給東家呀？

更 東家既是這麼說嘛，好像我有外心似的。那麼我想向東家……

母 呵！什麼？這個接骨眼兒，你要拿捻我是不是？

郝 伯母算了。

母 就是你爸爸活着的時候，也沒有在我眼前該過一個不字呀。他們老高麗這時候是欺負咱們沒有主子呀，欺負咱們的主子不爭氣呀，怎麼你這樣糊塗！若是咱們給他們開了風氣，那麼以後分莊稼的時候怎麼辦？一裸草也不能少！他們若是霸道，明個兒我就到八大屯去請砲手來。你先去告訴他們，我隨後就來，他郝二哥，你把牲口牽上來到院子去吧。

郝 我今晚上還想回在伯母這里住一夜，趕明兒過江買火藥。

母 我們昨天晚上都不敢在院子裏過夜呀。你大哥還是到溝口找地方睡的。

更 老東家，我早就想離開這里了。

母 那等着你忙完，把莊稼運出去了再說吧。若是實在要走呢，我也不便留。你也不

是從前的小孩子，你也有了自己的主意了。可是你也要知道你爸爸，死在床上的時候，還託付我，叫你拿着我當奶奶看。反正你也大了，我也不想說什麼，他郝二哥把牲口牽過來吧。下，小更官隨着喃喃

更 東家，咱們不要提我的爸爸吧……下

郝 姨媽你在那作什麼？

古 喃喃 我這找兩股叉……把稿草收拾，你看就這麼東一個西一個的，這是莊稼呀，這都是錢呀，辛辛苦苦收下來的，……你看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，就在眼前，就找不到。

郝 姨媽，芳姑娘呢？

古 我也不知道，在那頭兒吧。咳，向郝 你還能望見他們。

郝 走遠了呀，那嚙能望見！

古 咳咳，多好呀！自語 他媽多有福氣！臨走嚙要…… 地上

媳 姨媽又在這和你嘮叨什麼？

古 我嘮叨什麼？我可沒嘮叨！

郝 微笑 掛念着他們到八大屯去的。

媳 把牲口牽過去啦，是不是從柳條溝來？

郝 沒有到柳條溝。

媳 到底他們是娶過去不呀？催了一道又一道，年月這麼慌亂，一個姑娘家，
向古

把兩股叉給我，——有個好歹，那麼怎得了！再說，你看那些窮高麗吧，一個個的兩眼賊碌碌的直冒火，我真怕！

郝 不是芳姑娘他不願意要嗎？聽說從前還要退親？

媳 唉，姑娘們喇！還不是那個樣，出了門子，一嫁過去，慢慢唔就好了，作姑娘的時候，誰還沒脾氣？……把牲口牽過去吧！我這忙的呀！暈天黑地的……到那頭來吧！芳姑娘也在那兒。誰吵起來了……
匆匆下，更上

更 你去看看吧！
氣憤 我的皮小褂呢？姨媽，沒有看見我的皮小褂嗎？

郝 沒有？你找找看。
匆匆下

古 出什麼事了？

更 吵什麼呀！她得把賬清清楚楚地算給我，我是不給誰留體面的。我爸爸，我爸爸

怎麼樣？我爸爸沒有白吃白喝，我爸爸一年給曲家幹三百六十天活兒，我爸爸怎麼的，我爸爸糊塗，我爸爸不糊塗，錢就白白放在你們手里呀！臨走連棺材都沒有，砍倒一棵樹，釘四塊板子瞎要算十六塊洋呀！簡直是吃人不吐骨頭，我是不聽邪的……

母上，芳，媳及郝隨之，台後呼嘯及吵雜聲漸低

母 向更 孩子，我不是說你呀！你要聽明白。 向媳 怎麼，他們不動了是不是？ 低聲
你看看去！ 向芳 不要碰我！扶扶搭搭的作什麼？

郝 伯母別和他們生氣， 低聲 這些老高麗，聽到獨立黨起事的消息，心都動了呀！
向芳 你去對洪蓋說，把稻子裝上麻袋再說別的。若是他們不講理，那麼只好麻煩他郝二哥一趟，叫鄉里派兵來。

郝 伯母，鄉里沒有兵了呀！聽說昨天晚上就拉出了，千萬可別得罪他們呀！

更 我不是沒有說過，這時候他們怕誰呀！不是咱們的天下。

母 去吧！你們都離開我！ 疲倦地 我要歇一會兒，去吧！都去，都去。

郝 好，你歇一會兒。 下，芳向更遞眼色。

母 坐石岩上 都去吧！哎！

芳 大姨媽！

古 怎麼的啦！

芳 招手來嘛！

古 低聲 你奶奶和誰生氣呀？

芳 你看我一下就跳到那邊去。跳 大姨媽， 招手 你敢跳呀！ 下，古隨之

古 你大姨媽老了呀！腿疼。 下

媳上

媳 媽，他們都散了，稻子撒滿了一地，連裝上車的麻袋也丟下來啦！滿溝都是稻子了。……

母 你坐下，坐在我跟前。 四顧 你媽，熬了一輩子，說不定早晚怎麼樣，這裏是咱們家的老底子，都在這裏，姨媽是外人，芳丫頭也就快出嫁了，你把這對錫子藏在身上，你知道，這會子的人心都靠不住啦！你今晚上噙是到老親戚家二寡婦坑上去睡，天一黑就走，敲他們的後門進去，聽清楚了嗎？

媳 聽清楚了，那麼媽呢？

母 我自個兒會安排，你就不要問了，你去把郝家外東叫來，東西藏好了嗎？藏在那裏？

媳 肚兜里。

母 我摸摸，走過去 我看看，好啦！去吧！ 芳悄悄上

芳 奶奶！

母 作什麼？

芳 他們都散了，牲口就在稻子堆上吃。他們都把馬籠頭和牛韁解開了。

母 知道呀！你過來，向媳 快去吧，瞎站在這兒作什麼？

媳 呵！一下

母 過來，我看看你哪！手這麼涼，奶奶叫人把你送到柳條溝去住一夜好不好？

芳 怎麼的？

母 不怎麼的，問什麼？

芳 我不去，奶奶，你親親我呀！

母 你奶奶心里不舒服。

芳 奶奶，若是我有一天不在奶奶跟前了，奶奶想我嗎？

母 怎麼會不在呢？

芳 若是我死了呢？

母 胡說！怎麼你這麼大了，一點事理也不明白呀！你奶奶爲你操心操了一輩子……

郝上

母 站起他郝二哥，你今夜不能在我們這里過夜，你知道，我担心哪！趁着天不黑，

你趕到溝口外柳條溝去睡吧！我們這里是孤家子，那里咱們人多，這可不能叫外人知道，懂嗎？

郝 我瞎想明個兒趕早過江！

母 唉！這不是一樣嘛，再說萬一有個好呆，我在你爸爸跟前可担不了呀！你隨身帶着傢使嗎？

郝 帶着。

母 那麼快走吧！離開我們這里吧，把芳丫頭也託付給你。再備一匹馬，就走吧！反正那里有親戚照顧她。

郝 那也好。

芳 奶奶，我不去。

母 唉，聽奶奶的話吧！

芳 不。

母 厲然 不也去！

沉寂

郝 那麼伯母呢？

母 我有我的打算，快去吧！你看天就要黑上來了。向芳厲聲問 到那去？

芳 拿衣裳。

母 衣裳明個兒我會找人送去。叫二虎子把那匹皂紅轅馬備上，就這麼走吧！向郝

好啦！就是在那邊也得警醒點。

郝 好，向芳 我在下邊等着你呀！

芳 呵。兩人分頭下

風聲

母 高聲他老姐把草垛頂子弄好，說不定要下雨。 馬蹄走下石道山坡聲

媳 匆匆上 媽，我看你老人家瞎是……

母 我知道呀！你們就不要操心啦！這時候，好去啦！看看路上沒有人？明個兒早回

來。

媳 呵。

古上

古 芳丫頭這是到那去呀！

母 你不要再問吧！先把這兩垛稻草的頂，用簾子楊起來。 媳下 ……

古 這簡直是造反呀，糧食弄的這一堆那一堆，一場雨不就糟塌了嗎！

母 他老姐，回頭你把院門關起來睡呀！和二虎子好好看家。

古 那些拋散的糧食怎麼辦呢？

母 你就別管了，這時候還管什麼糧食！回頭叫更官好好看着，夜里多起來兩輪，明

天再說。 自語 偷就偷去吧！ 母下。風漸大，天已黑，更提手提燈上

古 好啦！就這樣吧！ 自語 反正不露雨就成。

更 當家的哪！

古 剛才還在這嘛！我也不清楚。

更 又像昨晚上一樣，天一黑，就躲起來了？怎麼連芳姑娘也不見影了，都跑光了，留着俗們看家呀！

古 哎喲，二虎子呀，老太太剛走。時有人影躲入草垛背後

更 我也不怕她聽見。

槍聲。……寂靜

更 低聲 高麗窮黨來了…… 匆匆下

古 恐怖 二虎子，呀，二虎子呵，槍聲，一個人也沒有啦。下

風聲。遠遠又一槍響，有驚起的鳥飛過聲

母悄悄上，在稻草垛靜立一會兒，就由草垛之入口竄進。之後，又以稻草掩蔽了入口。風聲大作，遠處有

古之聲音傳來

古 聲 二虎子呀！二虎子！

芳由草垛背後閃出，神色慌張，然而惶恐之間透露出堅決，樹林間有口哨聲。

芳 低聲 輯五，我在這里呢。好了嗎？

嚴 跳上 你等好久嗎？

芳 我害怕！誰在那兒放火了。

嚴 管這些作什麼！我二叔瞎在榆樹屯……

芳 從柳樹溝走，有另外的路嗎？

馬蹄聲突然傳來

郝 聲 下邊有人，嶺上的快跑呀！

馬蹄飛奔聲，槍聲兩響，近處火燭突起

人 聲 沒有糧食的來吃呀！

——
幕落

第三幕

人物：

唐太太——一個受教會教育的中年婦人。

唐經理——某停業工廠的小廠主。

陳先生——中學教員。

嚴輯五

曲秀芳

時——一九四五年四月的黃昏。

地——廣西省某一城市之郊區，一個西式茅舍內的簡潔客廳。

開幕時——唐經理着睡衣睡帽，不安的來回走着，唐太太站在中央手指夾着紙烟。

太太 就這樣，他們結了婚，那時候，她還是一個孩子，懂什麼！……

唐 煩憊狀 我不要聽，總之不是好貨。去，你看，你看小豬又闖門了，真要命，真要

命……我說了多少回，是用繩子拴一拴呀！

太 去門前作騷逐狀 還得有工夫呀！

唐 她自己來還不夠呀！還帶着兩個學生，晚上怎麼睡法？

太 你就別管好啦！她也不是常住。

唐 不常住，光那個孩子哭的，還不要命呵！擲到屋子裏快一天了，連奶也不回來喂，簡直不是東西。

太 你看你老是這樣發脾氣，她不是抽不出身子來嘛！又要安排那兩個開除的學生，又要給那個停學的學生找事情，她自己還得找工作！……

唐 我不要聽了，我不要聽了，沉默一會兒 我看她把那個孩子糟塌死，心里就舒服了，那有擲下一天不回來喂口奶的？這還是教書的，明白道理的女先生呀！

太 我不和你說了，說你也不聽。

唐 那麼女人離婚拿着當脫件衣裳似的，是對的呀！

太 誰說是對的？她不是因為那個男的是個壞蛋嘛！拿着她當搖錢樹一樣。……

唐 我不要聽，我不要聽，你看雨漏的，去拿盆接一接呀！真要命 來回的走動 叫雷劈

死算了。……

太 小聲 你醒了，就是事兒 以盆接雨 要不就是蒙着頭睡，問你什麼也不管。

唐 我不睡覺我作什麼？真是——混，你看我整天睡的挺安穩就弄來她們吵鬧我，是不是？

太 誰說弄她們來吵鬧你？她不是沒有地方去住嘛！她剛和她的男人離開，借我們這兒蹲幾天，安排好了就走，又不在我們家里打伙食。

唐 那麼她除你，就沒有朋友了呵！單單就你一個是她的朋友呀！

太 別的朋友不都是站在她男人那邊講話的嘛！她怎麼能去住？

唐 那麼城里就沒有一家旅館呀！ 時聞扣門聲 什麼人呀！真要命！

太 蕊門作聲 秀芳還沒有回來，請進來坐吧！ 陳持傘上

陳 好大的雨，路上全是泥，把褲腳都弄濕了， 唐側目相視突然下

太 不要緊， 指陳之泥濘狼藉的兩隻皮鞋所說 沙發上坐吧！曲先生和她先生離開了，今天

早晨搬到我這裡來的。

陳 我昨天就知道了，昨天晚上她在旅館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的，嚴輯五那傢伙太壞

了。又壞又混。實際上他又不是學校的教員，他就根本沒有權利代表曲先生向校長道歉。什麼事他都要管，我早就說該和他離開，你想這個呂校長是個什麼人吧！學生不好，學期終了叫他退學好了，那有給人家戴上一個帽子，向那些人的手裏送的，太慘酷了！唐赤脚出現門口

唐
怎麼叫你就是聽不見哪！倒是把那些爛襪子破衣裳的，拿到外間去呀，真煩死個人。 退入

太
那不是因為下雨，剛洗了沒地方晒， 微笑 你坐一會兒呀！這里有烟。 自己抽一支并給陳劃火

陳
謝謝。

太
下，即上，口含紙烟，雙手持晒衣竿。 請你坐到這邊來好了。我自己可以，謝謝，好啦！這就可以了，反正我們平常沒有什麼人來。

陳
抗戰的時候……真是，都受苦了，唐先生從前……

太
從前我們是開鐵工廠的，規模挺小的，機器搬來搬去，在長沙剛整頓起來，二次會戰，又搬，現在就是把機器都盤給人家也還不清債，就這樣拖着。半死不活

的，你吃茶吧！

陳 不吃。

唐 我的頭痛粉呢？真要命睡也睡不着。

太 來啦！下

嚴輯五匆匆上

嚴 這是……噢，你在這兒正好。秀芳呢？我還以為逃去啦！

陳 請你不要吵，這是別人的家，……

嚴 我吵什麼？我向你們要人，你們把秀芳藏到什麼地方去啦？

陳 嚴先生，你不能這樣說，秀芳是自己……她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，那能這樣說，

這樣說是侮辱她的。……

嚴 侮辱！你們有拐帶嫌疑，我已經打電話給警察局了，你們要知道，你們是犯挑唆，至少是破壞我們的家庭，我已經找了律師……

太 這位？

嚴 我是秀芳的丈夫，你們把秀芳交給我，什麼話也沒有？

太 有話好好說，你先生要知道，曲先生是到我們這裡借住兩天的，我也不知道你們家庭有什麼糾紛，我想，不管怎麼樣，你們是夫妻有什麼糾紛，總容易解決的。

嚴 我們本來一向是感情很好的，你知道昨天晚上她突然趁我不在家的時候，就走

啦，我現在是要人，別的話沒有。

太 你坐一會兒，她出去一天了，我想，晚上總會回來的，人是走不掉的，那麼……

嚴 人在就行，我在這裡等她。…… 坐你

嚴 貴姓？

太 唐。

嚴 就是要離婚，也不能不和我當面說清楚呀，那有這樣容易的事情，說走，留個條子就走了。小孩子呢？

太 在屋里，我們當初也不知道，你們夫妻之間有糾紛。

嚴 沒有呀！你知道……怎麼稱呼？

太 唐。

嚴 噢，唐太太你是明白人，無緣無故，她絕對不會這麼留個條子逃掉的，我什麼都

清楚，背後有人給她挺腰。可是你要嫁人，我也不是不開通，可得要交待明白呀！你說是不是？不能就這麼白走呀！噯！孩子得要養大呀！是不是？我是不要這筆贍養費的，可是孩子呀？總得留給我吧！那麼，噯，孩子不要吃東西呀！噯，孩子就不要穿的呀！不要教育呀！她當是這麼容易走掉就算了。她全靠誰呀！若不是我在背後挺腰，她就能混得開呀！你叫她一個人試試，她還要帶着四五個學生，她預備向那送呀！我叫她看看那個國立中學她也送不進去。

唐 聲誰呀！這麼吵，我這剛要睡，這要命不要命……

太 請你小點聲不要氣，有什麼話等她回來都可以說清楚。下前 抽烟吧！

嚴 憤憤自語，實係威脅 誰插進來，就找誰，我是不管楊二郎三隻眼的。

陳 自語 真是天曉得。太太上 我要走了，唐太太。

太 怎麼！等一會兒吧！雨下的這麼大，等一會兒停停雨再走。

嚴 你不能走，你不把人交給我……

陳 嚴先生你不能這樣說……

太 你放心，曲先生走不了的，她住在我這裡和陳先生沒有關係，我總叫曲先生今天

和你見面就是了。

陳 唐太太，這真是，你是知道，曲先生託我給他找工作的，我今天看看她，也不過純屬於友誼和同情。實在說，曲先生的爲人，我是尊敬的……

嚴 總之你不能走。

太 那麼你坐一會兒，等等吧！實在說，我昨天也不知道有這些事情，我早知道我也不會答應曲先生搬進來的。曲先生因爲是我妹妹的老師，從前去過兩趟，我光知道她是東北人，受過許多生活的磨折，我也不知道你們夫妻間不愉快。說實話，我是最怕事的，不管什麼，人總要大家客客氣氣的。

嚴 我們夫妻間本來是沒有什麼的，你是明白人，我爲她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她也該想想，我老嚴沒有對不住她的地方。我把她帶到關里來，一直就沒有過過好日子。在西安的時候，她打胎身體弄的挺壞，我們又窮，又失業，可是我沒有丟掉她；若是我一個人，怎麼也不會困在廣西，我早到重慶去了。因爲她，我的損失可大啦！本來雲南煤礦邀我。……若是我一個人那里我不能去呀！我說辛辛苦苦呂校長賣老同學的面子，好容易找到碗飯喫，就該老老實實的，不能叫我在老同

學的手里栽跟頭呀；可是她就上人家的當，說她，她就頂嘴，是誰栽培的她呀！是我在西安的時候，教育她的呀！我給她買書，怎麼窮，書總不斷，可是沒餓死她就什麼也不怕，當是混口飯這麼容易呀！

太
好啦！你也少說一些，什麼事夫妻之間總能安穩的過去的，大家在火頭上，火氣一過，還不是一樣；再說，她一個人碰碰也就知道要打開個場面是多麼難的了，還有幾個開除的學生，她手里，我知道是沒有多少錢的，她挺也挺不了多少天——噢，曲先生回來了。

秀芳渾身水淋淋的邁着疲倦步伐上

秀
倦極 好大的雨…… 突然鎮定地站住 怎麼的？

嚴
來找你回去，沒有什麼，累了吧！我說話你不聽嘛？那幾個學生，你一個也送不出去吧！

秀
我的事，以後請你不要管好了，我的條子上說的極清楚，我已經疲倦不堪了，再說咱們過下去，兩個人都完，早就該分開，在西安的時候，就該分開。

太
曲先生坐下說話吧！休息一會兒，該先換換衣裳，這樣要受病。

秀 不用換，我不累，就是頭有點暈，輯五，我真不願意說什麼了。

嚴 苦笑 你真是說的這麼簡單，你要知道，我們不是沒有孩子……

秀 你要就抱去，唐太太，孩子哭了一天吧！

太 還好，喂了一茶杯水，才睡了，我看，你還是換換衣裳吧！先休息一會兒。

秀 向陳 演劇隊怎麼樣？

陳 他們要比較對舞台有經驗的青年，還沒有碰見隊長，我託人問去了，若是他們能收一個就好，恐怕難。

秀 我有點頭暈。

太 我給你拿頭痛粉去。下

嚴 你跟我回去吧！

秀 你怎麼還要和我糾纏呢？

嚴 怎麼糾纏？有話回去說，你的東西呢？

秀 你去吧！我實在累了，而且我和你也沒有什麼話說。說什麼，在第五戰區政治工作隊的時候，已經都說過了，再說都已經不是孩子了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不很好

嗎？很好的，你有你的計劃前途，我有我的打算。

去吧！回去說。

陳 我看你還是先換換衣裳去吧！

嚴 沒有你說的話。走！孩子呢？

秀 嚴厲地 我不去。

嚴 你不去也不成呀；我現在還是你的法定的丈夫。

秀 你少侮辱人……我不受啦！

嚴 不受也的受呀！我是你的丈夫，這可是公認的，你給我戴綠帽子，我可沒有話

說，可是要另嫁人，那就得辦理手續，不這麼簡單。

太 持溫水瓶上 不要生氣，大家平心靜氣的說……喝杯水。

嚴 你給我走！

秀 我不走。

嚴 你給我走！ 開始拖 走不走，你放開手。

秀 你要作什麼？你要作什麼？

嚴 把她的手攀開，拉壞了桌子，攀開她的手！…… 向陳 你把桌子作什麼！你拿開手。

時唐盛怒衝出赤着脚

唐 你門要作什麼呀！你們要在我家里打架！你們都給我出去，我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，都出去。

嚴 你走不走，說話時連踢帶打由僵持而急轉

秀 我不走，你打死我好了。

唐 你們不能在我家吵，我誰也不認識。你們到我家來吵什麼，都出去。

嚴 你給我走，出去講。

秀 我知道你的流氓花樣，我不走，你若少微知道一點廉恥你到法院告我去好了，我們可以在法院講理，我什麼都不要你的……

嚴 你拐着我的東西捲逃了，你說的那麼容易，把衣裳脫下來，你什麼東西不能拿我的，要走，你光身來的光身去，脫下來 孩子突然大哭

太 曲先生，你的孩子醒了，一天沒吃點奶……

秀 呵！恍惚地

嚴 脫下來。

唐 你們都是體面人，怎麼一點不顧面子呀！都給我出去。

秀 唐經理，我等一會兒就搬，今天晚上決定搬出去，好啦！——那算是你的衣裳，我的行李在屋里，要拿什麼你就拿去嗎！

唐 曲先生，你不能在我們這里吵呀！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，你怎麼能在我家這
樣？

嚴 還有呢？身上的。

秀 你要作什麼，輯五！你不要太侮辱人了。

嚴 我怎麼侮辱你，我連孩子的瞻養費都不要你的，……脫要來吧！

秀 陳先生，你該說一句話呀！唐太太……

太 我看，還是大家和好算啦！你們又不是沒有孩子。……

唐 我頭痛死啦！你們怎麼存心來和我搗亂是不是？
以手將太太扯開 真要命。你

們！…… 匆匆下時說 都給我出去！

太 你讓我說一句話。

嚴 你說吧！

太 我看曲先生……

秀 我不能回去，我決定和他離開了。

嚴 那麼把衣裳脫下來，襯褲襪子，你一件也不能帶去。

太 我看這樣吧！你先回去，曲先生也走不了，讓她也好考慮考慮。

唐抱孩子上

唐 曲先生，哪！她的行李呢；去拿過來，都請出走。

太 你就是老脾氣，你逼什麼？

秀 好，輯五！你先回去吧！有什麼話我明天回家去再說。

嚴 那不成。

秀 唐太太可以担保，我逃不了。

唐 我們不能管這些事，你知道，這是你們自己家的私事。

秀 唐太太，我請求你……

唐 我們不能担保。

太 那麼……也好，可是有一件，曲先生必定明天回去，你不，若是向我要人。

秀 絕對不會掛連你。

唐 怎麼這樣事，你也好管。真要命，…… 匆匆下

太 那好。

嚴 你答應了。

太 答應啦。

嚴 明天我可是向你耍人呀！

太 好。

嚴 一句話。

太 我說答應，就答應啦！

嚴 那麼好。一句話。我也不怕她逃到那里去。我走啦！把衣裳換換，別凍着，我走

啦！再見明天見。 匆匆下

唐 點燈呀！真是煩人，我的安眠藥呢？

太 來啦！我找件衣裳你換換。

唐 由門口探頭 曲先生，你今天得搬呀！

秀 是啦！對不住你。

陳 你打算明天回去。

秀 嗯。我的頭有點發燒，我累了，你也回去吧！

陳 好吧！沒有什麼事嗎？我可以效勞？

秀 你能給我籌點路費嗎？我是說我想，我說什麼啦！

陳 你說籌點路費。

秀 對啦！我是想讓幾個學生到重慶去找陶行知先生，請育才收留他們。我的頭迷

暈，以後再說吧！

陳 好，我知道啦！一定盡力去辦就是了。持傘 可是我告訴你呀！罷課的學生都動

搖了，有些今天下午就已經到校上課了，被捕的學生恐怕是沒法營救了，宋先生和地理教員現在都又站到老呂那邊去啦！

秀 怎麼那些學生……

陳 不是的，老呂發動學生家長們說話，同學們又沒有人支持，連發的反對老呂的宣言都登不出來。

秀 你打算呢？

陳 我也準備離開學校了好啦！……我走了，明天再談。

唐太太持衣物上

太 怎麼？

陳 我要回去了。

太 雨下的這麼大，怎麼走呢？這些……換一換吧！

陳 不要緊，再見啦！

太 再見。

陳 曲先生我走哪！

秀 呵！

陳下

太 路上可小心呀！挺黑的；你怎麼還等在那，不舒服嗎？頭痛粉我都泡在杯子里，

喝下去吧：大口喝，披上不好，還是穿着換換吧！

秀 雨下的好大呀！

太 落了一整天了，下陣雨就該換秋天氣節了。

秀 有點冷。

太 可不是，天氣涼了，你又渾身濕的透透的。還是把孩子放下吧！

秀 她睡着了。——這是什麼聲音？

太 聽 這是蛙，一落雨牠們就跳到台階上來了。

秀 現在很晚了吧？

太 不晚，最多九點鐘。

秀 好靜呀！

太 下雨天，誰還在街上走！

秀 我有點累！

太 你還是進屋躺躺吧！別再生病，不管怎麼樣自己身體要緊。

秀 不，我還要出去。

太 你今天晚上不睡在這里嗎？

秀 我想……就是帶着孩子不方便。

太 旅館怕沒有房間了？今天睡在這里，我想沒有什麼關係。

秀 謝謝，你真……我真覺得不安，你待我是這樣好，可是我必定得出去一下，那兩個學生一直沒有回來，我不放心。

太 她們也不是小女孩子了。

秀 不是，她們在這里是沒有什麼親戚的，兩個都是戰地保育院在漢口搶救出來的，去年才從湖南保送到我們學校里來。

太 你真是太好了，若是我，可不格外操這些心事，人哪！有時候你熱心，也賺不出好來。

秀 她們身上今天一個錢也沒有。

太 你累了，我看還是躺躺吧！

秀 我是要躺躺，等會再去找她們。

抱孩子下

太 嘆息，呆想，又擺脫什麼似的站起來，開窗。雨可真不小，誰呀！就手提起秀芳脫下的那件襪襪。

淋襪袍。

陳 聲我，還沒有睡呀！持破傘上。我還有點事情找曲先生，沒走吧！

太 沒有。

陳 嚴先生也太不像話了，他從這里出去，就借曲先生名義到廣西日報上去登向呂校長道歉的啓事。

太 曲先生剛躺下，她說累了，我叫叫她去吧！

陳 叫她不叫呢？我看……我是想告訴她一個消息，農場吳場長有電話，到處找她，她們是大同鄉，說是要送點錢給她用。時曲秀芳上，可以看出準備外出的樣子，頭髮已梳過，並且換了衣裳。曲先生。

秀 你沒有碰見淑蕙她們嗎？

陳 沒有，她們也許到孫玉蓉家里去了吧！

秀 我真不放心，她們手上今天一個錢也沒有，她們都是孩子，受不得委屈。

太 這件衣裳，我給你拿到盆子里去泡着，好洗啦！

唐太太下

秀 謝謝。

陳 你看這個太太真是，就是科學製造出來的，這都是教會學校在中國留下的成績，若是……

秀 我覺得唐太太還很好，就是說還善良，坐下吧！爲什麼不坐呢？

陳 你剛才生我的氣了吧！

秀 沒有，不過我對社會更爲認識深點了。

陳 你是說……

秀 不，不是說你。

陳 你想剛才我怎麼能插話呢？我是第三者，而且……嚴先生又要把我也圈在你們夫婦的事情上。

秀 是的，可是剛才他在這裏耍流氓的時候，我就是需要第三者出來說句公道話呀。

平常我們不是「真理」「正義」的不離口嗎？那是理論，在人生上我剛才是碰見了，我就要第三者的正義支持，在你們第三者，就是社會呀！就是社會的力量

呀！不過事情過去也就算了，我記得在一個女作家臨死的一句話裏說：『我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女人。』我現在懂得這句話，是多麼沉痛了。你看，社會就不庇護我，魯迅說過：『受傷了到森林里去，自己舐舐傷口，好了再出來作戰。』可是這也得有個森林呀！還有森林作保護呀！我呢？連一棵作爲庇護的大樹也找不到，我現在想家，想我的祖母，和我的一個姨媽，想我窗下的那棵丁香樹，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疲倦，我要休息，我要好好的休息了，人生不快樂樂的，爲什麼向苦痛里走呢？只多我們再過三十年，這不是很短的一段日子，爲什麼不美一點的生活呢？你比我小吧！

陳 我二十八歲。

秀 是的，比我小兩歲，我今年三十歲了，離開老家整整十三年了。作了一場噩夢似的，這夢好長呀！

陳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！我知道你受的這個刺激太大了。

秀 是的，太大了，我最大的悲哀，就是一個女人，我要退伍了。臨退伍之前我必得先把淑蕙她們四個人安排好，我希望你能幫我的忙，好嗎？

陳 農場吳場長到處打電話找你……

秀 吳場長麼！不是一個好東西，找我作什麼？

陳 說是要接濟……借錢給你。

秀 這些些最壞的東西，他爲什麼要借錢給我呢？是的，我知道爲什麼夫妻間離婚，必有第三個人插足。沒有第三個男人支持，一個女人不管怎麼討厭她的男人，可是沒有力量擺脫開的，要擺脫就要在社會上找個支柱，捉在手里，可是我不……

陳先生，人生是太可怕了，你說不是麼？

陳 是的，我看你還是休息休息吧！你太累了。

秀 并不累，爲什麼你老是避開正題呢？

陳 笑 不是避開。

秀 深意的感到這笑的虛僞 好啦！你該走了。

陳 那麼明天怎麼見到你呢？還在這裡嗎？

秀 到我家里去！

陳 你回去了麼？

秀 爲什麼我不回去呢？好啦！明天再見。

陳 好。

秀 謝謝你，大雨天，路又黑，還跑來。

陳 那里那里。再見啦，你好好休息吧！

秀 好，再見。

陳下，秀芳癡然的倒在沙發上。

唐太太穿睡衣上

太 好睡啦！天不早了。

秀 是的，不早了。坐起來 這雨聲……明天還要下麼？

太 天上一顆星不見，看樣子不會晴。

秀 唐太太，你先睡吧，我還不想睡，睡也睡不着，我要等等她們。

太 你要睡一睡，我看你是太累了。

秀 是的，太累，你先睡吧！

太 那麼我陪你坐一會兒吧！

秀 街上還有汽車哪！

太 那是電影剛散場吧！——曲先生，你不要太認真了，夫妻們總是這樣，吵啦！又好啦，好啦，又吵啦！就是說些不中聽的話，也都是是在氣頭上，要是都認真起來，我看世界上就沒有第一家白頭到老的夫妻。再說，孩子大了，那麼夫妻間就有一個牽連了。尤其是戰時，你說，找事作吧！也很難，工廠工廠停工，教書教書不能養家，誰不都是破破爛爛的混日子，把抗戰這一段混過去了，打勝了，日子就不同啦！那麼大家心情都挺好的，自然而然也不會吵架了。因為大家都有工作，譬如說夏天來了吧：到青島去玩玩呀，或是到北戴河去呀！看看那些樹木，北方的夏季的藍色的天，白雲，心境多麼廣闊呀！就是在海邊躺一躺，也就覺得生活的美了。

秀 是的，若是打勝了，重新建設開始了，那是光輝的。可是那太遠了。

太 不遠，柏林就要拿下來了，怎麼會遠呢？

秀 我總覺得這一生距離那種輝煌的中國還很遠似的。

太 不遠，絕對不會遠。

秀 那麼我在老家裏等待着這個日子。

太 你還要和嚴先生分開嗎？

秀 你是看到的，我們倆個是冰和火……

太 睡吧！天不早了。

秀 呵！

——幕落

第四幕

時——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個晴朗的早晨。

景——地主家宅的作爲走道的廚房，左右各具一門，其一垂着破舊綿門簾。舞台正面是兩個大的木格的紙窗，中間是後門，開處可見山脚前的老樹，小溪，木板橋，狐仙小廟。門上供奉着灶神及家主的牌位，香火，泥爐，燭台等物。兩窗下各有磚砌一口鍋灶。牆角農具雜陳。

幕開時——老魏頭兒蹲在灶口抽菸，古姨媽在搓麻綫。

魏 昨天晚上雷聲可大呀！半夜就把我吓醒了。

古 可不是！

魏 五月啦！也該打雷了。換節氣啦！

古 人老了，眼睛也不濟事啦！ 嘆息

魏 芳姑娘都三十出頭了，人怎麼還會不老呀！快呀！日子也到啦！咱們這輩子可算是完啦！ 趕烟灰

母

你怎麼唔不套車呀？怎麼懶的一坐下來，就不會動啦！人家村公署不是一天兩三趟的催嘛！

魏

我多晷晚兒懶啦！立起來 我這剛才還和古姨媽說，大車的輪子都老的不中用了，有這麼大一個裂口。牲口吧，牲口也沒有一匹挺妥的……這正沒法，還當是老當家的去挖戰壕啦！

母

大車輪子壞了，不會用繩子紮一紮呀！我早就說過多少遍了，你知道這不是往年，我還不知道大車輪子該換了！若是往年，咱們家還使喚這樣的破車，不早就拆拔零碎燒火了，可是如今咱們不是手頭受緊嗎！手裏稍微寬裕一點，咱們唔要自己出車，化錢僱工代好啦！再說咱們就是有錢也不換那個車輪子，又像去年秋天似的，把咱們大車徵去啦！丟到汲坑就不管了，咱們那匹馬駒子怎麼死的？還不是大前年冬天號官車，上山給拆擋死的。你就忘了，你怎麼不想想，村公署說是賠，兩年了，連賠的影子都看不見，大車還不是那一趟給糟塌壞了！皮帶，皮帶斷了，牲口，牲口一個一個瘦的皮包骨頭架子，唔要換呀！別換啦！用繩子綁

綁湊合着吧！——魏下，曲母目送其背影，其光猶灼灼然

古 我的頭巾呢？他老姐——我的頭巾。頭巾？

母 在這兒，找到啦，他老姐，你那是作什麼哪！

古 給芳姑娘作雙鞋，搓點蔴綫拿鞋底子。

母 芳姑奶奶！怎麼老是改不過口來。你老是芳姑娘芳姑娘的，下邊的人怎麼稱呼

——拿過來，我看看你搓的蔴綫哪！這些蔴線，……

古 在箱子底下藏了七八年的啦！

母 我說，怎麼這樣細發呢？不是從我那個破箱子底下找出來的吧！

古 我怎麼會到老太太那里去找呀！這是我，……

母 我是這麼說呀！又當真的了。擲還線蔴 我要掘戰壕去啦？到晚了，又得要討

錢，晌午不要叫人給我送飯啦！我前懷揣着乾糧。姑奶奶呢？

古 她呀！她領着國華到後河崖玩去啦？

母 她回家來，沒對你說住不住得慣？

古 我也不知道，家吧！住不慣，住得慣，總是家呀！橫豎比在外邊飄流強，母下，

她一人還在說 一個人無倚無靠的，若是她男人不死，不是也手里抱着孩子了，命嘛！什麼都是命，不信可不行。 大德上

大 什麼命呀！

古 不是命怎麼的，人家書上說南斗還沒有注定生，北斗就先注定死啦！不信可不行。

大德 厭惡什麼似的嘆息 呔！

老魏頭兒上，後門開處，透入春天的陽光，春燕聲呢喃可聞

魏 老轅馬，倒下不動了！我看怎麼辦吧？就我一個人，忙了這頭，顧不了那頭。就說把大車輪子綁綁吧！可是得有一條結實繩子呀！都是配給的稻艸繩，一萬根又有什麼用！

大德 滾！你不要和我說吧！

魏 那麼我和誰說去！老當家的叫我套車， 坐在矮凳上 我也不知道該向誰說。

大 我求求你好不好，我自己還不知道向誰說去呢！

沉默

大 快過五月節了吧！

古 五月節，還早呢！

沉默

大 都有燕子了！ 走到門口 好像多年沒有看見這樣的天氣啦！大姑奶奶呢？

魏 在河岸上一個人坐着發呆呢！

大 發什麼呆，來了就住着嘍！ 嘆息 老太太還指望着她抗起這個家來呢！

郝家驥上，還沒進門，就聽見他大聲的叫着：「怎麼院子一個人也沒有呀！馬都弄開籠頭了。」

郝 大德呀！我是來看看秀芳的，聽說回來有一個月了，是嗎？

大 你真是稀客，坐吧！

郝 我怎麼早不知道呢？聽說就一個人回來，是嗎？

大 是。

郝 那個姓嚴的先生呢？

大 死掉了。

郝 死掉啦！瞎！瞎！真是，什麼病死的。

大 我也不清楚。她在後邊呢！我去……

時大德媳上

郝 二嬸子，怎麼，好呀！

媳 我說一大早晚喜鵲叫呢！你看，你來了，他也不知會一聲，像塊木頭似的。姨媽，你去倒茶呀！又在那唧唧什麼？

古 我唧唧什麼，什麼也沒唧唧。下

郝 姨媽也到歲數了，怎麼樣？又要換烟民登記證了。

媳 是呀！我這不是一大早就和我們那個老把家吵了一回嘛！你說，我們家的日子，可怎麼過呀！我這瞎想到你們老太爺那里去，想把柳條溝那塊稻子地押出去！

郝 咱們那會有錢押地呢！就是日本人都都不向外放債了，你不知道，街面上錢才緊哪！誰手里都沒有現款。怎麼？你們老太太的意思呢？

媳 怎麼還必定是老太太作主呀！反正地照在我手里，再說他爸爸也不是孩子了。過日子呢？各人有各人的打算，再說也沒有百年不分的家，住在一塊，我可受不了的氣，我就是看不慣人家的臉子。

大 說這些作什麼，真是……

媳 什麼真是假是的，反正我是受夠了，在你們曲家我就沒有過過一天的好日子。

大 向魏 你是蹲在那兒作什麼呢？

魏 我不是說車壞了……

大 車壞了，又有什麼法子呢？你是作點什麼呀！咱們都這樣閒着。

魏 作什麼呢？

大 我知道作什麼呢！就是出去蕩蕩也好呀！老太太若是看見都這麼閒着，又該說話

了。魏下 真是……唉！

媳 你看，我這想找國華去，說着話就忘了。你們到裏屋去坐吧！ 由後門下。聞呼：

「國華！國華」聲

郝 好，好。大德！秀芳還要出去嗎？

大 誰知道！大姨媽，大姨媽。你磨點豆子，咱們今天晌午吃頓小豆腐好嗎？

古聲 我這那有工夫磨呢！上芳姑娘快過生日了，我這還得把鞋趕出來。也不知道穿

得慣穿不慣硬底子的……

大 奶奶不是不回來吃午飯嗎？

古 說是那麼說了。

大 把豆泡上吧！快！ 向郝 在這裏喫小豆腐吧！歇會子我去掘點野蕨菜，五六年沒

有吃嚙！ 她，怒氣沖沖聲：「還不趕快滾進去，站在那是作什麼？打一百遍也不改，非送你到學堂

里去不可。」上

芳 聲算了吧！都是我不好。 上 是……郝先生，什麼時候來的？

郝 我當是你不認識我了，你好嗎？

芳 你胖了呀！

郝 胖啦嗎？大德，秀芳說我胖了。

大 噢！

郝 整天不担心事，是胖啦！我開了一個雜貨鋪，什麼都統制，配給，快賠光了，若是別人早愁死了，可是我不那麼傻，我如今，什麼都看開了。你這幾年怎麼樣？

跑了不少大地方呀！

芳 是到了不少地方。

郝 怎麼，老嚴過去了呀！

芳 呵！

郝 多晷晚去世的？

芳 好幾年了。

郝 沒有留下個孩子呀！

芳 沒有。

郝 噫！真是，年月趕的！我又說啦！該早回來，可也是，回來就興許不及外頭好。

真是呀！我有了兩個孩子啦！

芳 多大了，

郝 大的七歲啦！

魏上

魏 老當家的回來啦。

大 不是挖戰壕去了嗎？

魏 說是今天不挖了。

郝 秀芳：你看俄國能來打嗎？ 低聲 聽說南洋打的不大好，琉球快給美國打下來

了，是嗎？

芳 不知道，我不大清楚這些。

郝 日本暗察可挺多呀！不清楚挺好，回來可少說話呀！秀芳， 恢復當日吻 你回來了，好像大德也有了些朝氣，你沒看見呀！往日他一天到晚躺在烟舖上呀！

大 你怎麼知道？

郝 聽人家說吧！老魏頭兒你說是不是！

魏 那可不，好多啦！我們二東家昨天還跑到山腳下邊和我們家姑奶奶一起釣魚哪！

大 昨天天氣可真暖和，我蹲在河溝子那邊，呆了半天，晚下抽三四份烟，就算睡不着了。我想起北京來了。

芳 郝先生，你還記得九一八事變那年夏天，我二叔從北京回來的時候嗎？

郝 那怎麼不記得，清清楚楚的，我那時候到你們北草甸子打水鴨來嘛！你那天晚上，我還記得穿着白衫黑袴子……見了我就說頭痛，是吧！

芳 那時候，我們都是單純的，可以說都是幻想最多的時候。我記得那時候，我看見

二叔，心里多高興呀，二叔走道，就像一個軍官一樣，灑脫，生氣勃勃的，有很大的志氣和抱負似的。

大 嘆息都過去了。夢一樣的……作了一場夢。

芳 你現在還是在作夢，你的夢還沒有醒。

大 醒啫！醒啫！

芳 醒什麼啦！醒啦就不會這樣了。

大 你叫我怎麼樣呢？你二叔這一生算是完了，送到老太太手里了。她像一棵大樹一樣的，她圍護着我，可是陽光和水份也都給她一個人吸收去了，在她跟前就長不起來的。

郝 嚷！也是呀！這是實話。

大 我總得找個缺口呀！我要活，可是得有一條出路呀！抽大烟吧！就這樣抽上的，你叫我整天活着作什麼呢？

曲母上

郝 老太太回來啦！

母 噢！什麼時候來的？你們坐着說你們的。向魏 怎麼你又在這蹲下不動了呀！把二馬子牽到河溝子去飲飲呀！

魏 笑 飲過了呀！

母 什麼時候飲過啦！

魏 就是剛剛飲過的。

母 你又扯白話啦！我就從河溝那邊來，多會兒你又回到牲口棚去過，我就沒有看見你。

魏 被揭穿的霍霍笑着 老當家的就是牲口上在心。

母 真是他魏二伯越來越偷懶了。向郝 你什麼時候來的？

魏 給牠喝井水牠不喝！

母 人家獸醫說是飲泉水，就剩下這匹老牲口了，委屈一下吧！回頭，再抽烟，向郝 老太爺還好嗎？

郝 好。也讓我給你帶好。

母 你坐着吧！我這還想去看看白菜地。

郝 老太太，我從後山口來的時候，看見有兩個高麗人在那偷着砍你們的樹呢！

魏 正要插起烟袋向外走 前兩三天就偷着砍了。

母 誰呀！

魏 大洪蓋爹兒兩個。

母 你怎麼早不說呀！

魏 我說還得有用呀！我可管不了。 下

母 要偷，他們也得等到天黑呀！ 向芳 你這回可看出咱們給這些人欺負到什麼樣子了？

芳 是，奶奶操心。

母 操心，操心過好，也好呀，日子又過倒了。

芳 這也不怪誰，大的地方，我是說大樑倒啦！牆角怎麼修也白白的。國家不是還沒有打勝嗎？

母 國家，國家早忘了老百姓啦！ 匆匆下

大 嘆息

芳 奶奶！ 隨之下

大 咱們到裏屋去坐坐吧！今天在這住下啦！

郝 不，我還要收兩筆賬，芳姑娘變了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

大德，郝家驕由側門入

古 都長大成人了，還有不變的。我可是說過……

芳上

芳 二叔呢？

古 誰知道他們是不是進裏屋去啦！

芳 在外邊就想家，到了家就又想走……

古 我這給你想納雙鞋底，也不知是大是小？

芳 姨媽？

古 什麼呀！

芳 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可不要對奶奶說。

古 問什麼呀！你大姨媽老的，這幾年什麼都糊塗了。

芳 姨媽，你願意到外邊去不？

古 到那去呀！我這麼大歲數了，土都埋到頸子上啦！你奶奶還藏着許多糧食，就是我一個人知道。二虎子他爸爸，那個老更倌在世的時候，不是在後山掘了個暗窖嗎？老更倌死了，如今有十五六年啦，墳上的土堆都要塌了，你當是二虎子上了山去啦！拉着大旗，還能想到過年過節，到他爸爸墳上來看看，早忘了。人家不管怎樣，還算有這麼個親人，人家在咱們這里可幹了一輩子活計。頭兩年，過清明節，我還到他墳上去燒兩張紙，在陽間受窮就罷了，可是在陰間別給錢「別」着。可是這兩年，腿勁兒也沒有了，走兩步，就發酸……

芳 姨媽，人死了就算啦！讓活的好好的活着就是啦！二虎子總算有出息的明白人。比二叔明白。二叔光知道發愁，快變成廢物了，姨媽，你也勞碌了一輩子，在曲家就沒有過過一天的舒心日子，我在外邊常常想姨媽， 哽咽 就這麼一個親人，痛我，愛我，姨媽，你別難過。

古 嗚咽 我心里委屈，……在你們曲家一輩子，……沒有人把大姨媽看在眼里，……若不是你媽丟下你再醮了，……我也不會留下來。

芳 姨媽，別難過，你看，又淌眼淚了，別難過，難過什麼，……你不是看見你外甥女兒長大成人了，見過大世面了，心里高興嗎？

古 我心里委……屈。

芳 姨媽！

古 若是你跟前有個孩，……

芳 有孩子。

古 有孩子？

芳 姨媽，別問這些吧！我們這一輩有我們這一輩的苦楚，姨媽不懂。

古 不是你說沒有生過，……

芳 送給人啦？

古 淨說胡話，孩子怎麼好送給人？

芳 有人來了。 搖手示意

郝 聲好啦！我想想，儘力去辦就是啦！ 出現 我要走啦！秀芳，什麼時候，到城里

看看我的孩子去？好吧！

芳 爲什麼你不吃過午飯走！

媳 由門韓處探身說 我不送了呀！

郝 不送，不送，向芳 我還要收賬。

大德上

大 還是吃過飯去吧！

郝 不啦！有空我還會再來的。怎麼樣？你什麼時候進城？

芳 我，……我託你一件事怎麼樣？

郝 什麼事？

芳 就是——我要領個旅行證。到北京去一趟，我那里還存着一點東西，想帶回來。

郝 那麼老太太，……

芳 我不想給老太太知道，那她又該攔着了。她怕我再出去，就難回來了。實在，我不回來，到那去呢？我也在外邊飄流夠了。

郝 好吧！時芳匆促由另一側門下 怎麼？到北京？

大 我也不清楚！嘆息

芳 匆促出來 哪！這是我「入境證」，新領的「國民手帳」，這是我像片。

郝 你不會不回來呀！欲開玩笑而未

芳 不回到那去？兩天內能辦好吧！

郝 辦好！我今天晚上還要趕回去。末班車，到四點鐘哪！可是你什麼時候進城來

呢？你要趕火車，可得要在我那住一宿。天亮就開啦！

芳 就這一兩天，……好啦！拜託，拜託。一定不能麻虎呀！

郝 當然啦！好再見。

大 慢慢走！我不送啦！

郝 不送不送。你也別送啦！好好。

芳 一定呀！

郝 一定，一定。郝下

大 沉默久之 怎麼又要走？

芳 又要走。

大 住不慣麼？

芳 不是。

大 怕担家裏這份担子嗎？

芳 也不是。

大 那麼又爲什麼呢？

芳 住不下去。什麼也不因爲，住下去，就覺得空虛，一天比一天空虛，無聊，煩悶。

大 嘆息 我理解……我都理解。

芳 二叔理解？

大 我怎麼不理解呢！昨天你在那釣魚，我靠着那株老榆樹坐着，你不是問我想什麼嗎？那時候，半空有兩隻老鷓子，盤旋着轉呀！飛呀！我就想起從前在北京住公寓的時候了。春景天，在北平圖書館的背後草地上躺，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麼。那藍天，那高高的白塔寺背後的廣闊天空，和在半空飛着的那些鷓子，都和我相干似的，我可是常常這麼看着，可又不在眼裏，我不知道還是從小說上傳染的憂傷病呀！還是怎麼的，總想是要得到一個東西，可是得不到。我有許許多多

夢想……唉！昨天我望着望着那些抖着翅膀向天越昇越高的百靈子，和那兩個在半空飄遊着的魂靈似的老鷓子，我就又想起從前我自己的影子來了。我是變佬！變佬！變成另外一個人佬！爲什麼你又回來呢？你要是不回來，我就那麼作着夢，在夢里糊里糊塗死去多好，你回來，又給我打開一個窗子，可是你又走了。可是二叔，你要知道，我那時候走頭無路，我不回來向那去呢？我和幾個學生住在一個朋友那裏，人家不願意，有話說不出，我又沒有別的地方好住，我們手裏一個錢也沒有，又下着大雨。那天我就帶着兩個學生吃了一頓飯，我說不出的想法，我覺得太累了，太疲倦了，我想找到地方，休息兩年，好好讀點書，安安靜靜生活兩年。我化了很大的力氣，總算把那兩個學生送進育才去了，我算卸下了這個重担子，我準備好路費，把他們打發走了，我就偷偷一個人上了火車。

大 怎麼偷偷的？還有誰管着你麼？

芳 不是……我是說……懶得和誰辭行，悄悄走啦！就算了。

大 那麼怎麼又要出去呢？家里不是待你都不錯麼？就是老太太吧！雖說你去的時候，氣了些日子，說是家里人誰也不准提你的名字，權當是沒有這個人。可是第

二年，就想了，一到五月里丁香開花的時候，她就說：「丁香又開花了！兩年啦！」我知道，她是想你，因為就是那棵丁香樹第一年開花的時候，你離開的家。可是你回來，奶奶一個過去的字兒都不提，可是背後總是問我，提起過去她怕你傷心。老太太，可懂，明白，喜歡你。就是你二嬸吧！向有門幃的側門注視了一下 雖說是鄉下人，沒受過教育，可是也沒有說什麼！

芳 我知道，家里人都待我好，可是我實在不能再住下去啦！ 時魏上 我……飲好牲口了嗎？

魏 飲好啦！

芳 那麼抽袋烟歇歇吧！你也累了。上歲數的人啦！

魏 累倒不累，就是麻煩。

芳 向大德 我是說，人不能光爲着喫，睡活着呀！要是光爲着吃飯，睡覺，那麼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？我現在想起來，在外邊這幾年雖是過的苦，可是活的比在家里呆着還有味一些。就是在廣西吧！可以說受的打擊最大，可是，我想起來，下着那麼大的雨，我在雨里奔波着，還沒有吃晚飯，可是那是生命力最強的時候了。

我現在覺得那時候，生活的有意義，生活的驕傲，生命都放着光，都發亮，可是在家里這麼空閒下去，就像是一個退了伍的軍人，雖說有吃，有喝，什麼也不擔心，可是生活完全失了意義，空虛無聊。

魏
姑娘說的是呀！我心里悶的都着蟲子啦！就不要說姑奶奶在大城市里混過的人了。不用說遠啦！就退回十年去吧！那一天，我的大鞭子不在到八棵樹車站的那條大道上摔呀！摔的像放鞭炮那麼響，那時候，老高麗若是喝醉了酒，倒在車道上，誰還用鞭子抽他起來呀，放開鞭子讓大車從他身上壓過去就是啦！壓死了也沒有事呀。如今，如今你走大車，得下來牽着牲口給他們讓路。那時候，咱們不是還有主子呀！就是說大車店吧！那條大道上不是隔着三五十里就是一家，天黑啦：大車一落院，不管什麼交給更館就是了，店主得過來接大鞭子，小酒壺手里一捏，兩條腿在炕上一盤，可就是咱們享福的時候了。如今呀！汽車道一開，大車店都找不到啦！什麼都完呢！人也老了，腿也懶了。

芳
是呀！可是就是魏二伯還沒有變多少呢？

魏
老佬！抽着烟管；提着水桶下

大 那麼，可以幫着老太太支撐家呀：你不是說空閒嗎？

芳 家怎麼支撐呢？這是從整個上來的，國家勝利了，那麼老百姓才能翻身呢？

大 出去呢？

芳 出去自然是站在大隊里，從根本入手。

大 什麼大隊？

芳 就是說和許多在那掌握着中國歷史命運的朋友們，在一塊兒，就像舵手，許多舵

手水手，駕駛一條大船一樣。從驚風駭浪里衝過去，衝到一個理想的海港。

大 你也是一個作夢的人，我可是……作着夢也好呀！能作夢的人，就是有福的。

芳 甚麼作夢？

大 作夢，作夢的人自己是不知作夢，要是知道了，那怎麼能叫作夢呢？我從前，

也作過這樣的夢，可是夢醒了，自己心里一空，就害怕啦！就像掉在水里啦！趕

緊糾手里捉塊東西，就這樣，我捉到手里的是烟槍，好啦！心里安穩了，認定輸

了，就又作別的夢啦！你看，你那眼色，好像我有什麼陰謀似的，好像我是兇

手……

芳 我是想二叔說的話。

大 不是，你剛才那種眼神，好像我是你的仇人一樣，你心里一定是討厭我，你說，是不是？

芳 我不願意說什麼了。——是的，我最是厭惡懦夫，糊里糊塗的人。

大 我不糊塗呀！秀芳。你也這麼說，我難過。

芳 別說這些吧！好啦！

大 不，爲什麼不說呢？沒有人理解我，是的，我也是想，一天到晚，像狗一樣的，吃飽了，舐舐嘴唇就找一個陰涼地方一躺，那這一輩子，又有什麼意思呢？可是牠不知不覺還好，可是等到有那麼一個大雪天，牠聽到立馬峯上的狼叫，那牠就會跳起來，豎着耳朵聽了，牠想起無邊無際的闊野，牠想起那闊野的自由生活了。

芳 想起又能怎樣呢？

大 想起來就是了。

芳 想起來又怎樣呢？

大 我是這麼說說，想起來牠又能怎麼樣！我是這麼說呀！

芳 那說它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大 沒有意思。

芳 沒有意思說它作什麼？

大 我昨天晚上沒有睡，就這麼想的！得能有什麼意思呢？我是過時的廢物了。

古 芳姑娘，你怎麼，你們說什麼，說着說着吵起來了。

芳 沒有吵。我們這閒說話呢？

大 自然你走也好，我也沒有攔你的意思，我是心里悶的慌，我有許多話，我對誰去講呢！

芳 我是不喜歡二叔的舊書生氣。一天到晚嘆天嘆地的，明明知道往沒落里去，又不肯振作，重新作人，還老是我些話安慰自己。又想這，又想那，不去作，不是自己想嗎？要是有志氣，到底把大烟燈一摔，出去呀！我不是沒有說過，我可以帶你去，不怕沒有事情作，可是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去主動，別人是沒法勉強的，而且也勉強不來。

大 我是說……心里痛苦，沒有人理解我。

芳 要人理解作什麼呢？你做了以後，自己理解就行啦！何必要別人理解？

大 自然啦！

沉默

大 我是完佬？

沉默

大 若是我不是很早的結婚……

芳 好啦！我不願意聽。

沉默

大 姨媽豆子泡上啦！

古 泡上啦！

大 你回家來，還沒有吃過小豆腐，我想拿把鏟子到河岸上，給你挖點蕨菜。

芳 我也不喜歡吃！二叔騎着去吧！這兩天午覺也不睡。

大 我要去，你不是小時候最愛吃小豆腐嗎？

芳 現在不大喜歡了。

魏上

魏 老當家的呢？

大 不知道那去了。

魏 咱們那匹小牛給嶺腰高麗拉去啦！

大 爲什麼？

魏 爲什麼還好啦！他們不講理。那頭小牛喫了他們一點豆子，可是誰叫他們把豆子擺在場園上呀！牲口也不是人，還有多少不插幾口的！他們可怎麼樣也不給啦！他們要罰咱們。

大 你找老太太說去，怎麼什麼事都找我呢？鏟子呢！

芳 老太太知道又該發脾氣了，本來就夠苦的，他們要罰多少錢？

魏 要罰豆子！

大 就給他們豆子好啦！要多少，給多少，好啦！去吧。

芳 怎麼要多少給多少？

大 再不，叫他們偷着砍一棵樹吧！突見曲母，窘極 媽！

母 又叫誰偷着砍棵樹呀！左右巡視 呵？

大 沒有叫誰……我們這里說，有人偷砍咱們的樹。

母 你知道是誰叫他們去砍的麼？

大 不知道。

母 你老婆！坐下 秀芳，你們聽說過麼？當兒媳婦的背着他婆婆向外借債，賣樹！

你們聽說過麼？他魏二伯？沉默 我說，這日子怎麼越過越倒呀！外頭人，外頭

人欺負咱們沒有主子，裏頭人，裏頭人作仇口，怎麼還有不倒的？日子怎麼還能

過得下去。沉默 我說，你們兩口子，怎麼一天到晚的不下坑，白天黑天老是抽

呢！

芳 奶奶！不是生氣啦，實在呢？誰家的日子不苦，只要是中國人，還有不苦的。

母 你們都先出去，我和姑奶奶說兩句話。

魏，大德皆下

母 他老姐，你到菜園子去，看看，別讓豬闖進菜地裏去。再看看廚房里的包米楂子，煮好了沒有？

古 那些豬呀！就是忘不了吃。下

平聲靜氣 秀芳！你這幾天有什麼心事似的，是嗎？是不是住不慣？

芳 沒有，住得慣。

母 咱們手里還有錢，你留在家里，咱們餓不着，後半輩，你們也夠過的，後山的地窖里，我還藏着些糧食。我還得活幾年。你奶奶辛辛苦苦爲的是誰呀！我早就想過，把他們兩口子分出去，也省啦大家不和氣。你呢？在家多住些日子，什麼都熟手啦！有一天，老天爺願意叫我回去啦！那麼也有個交代，願意再找主呢？咱們就招個女婿，不願意呢？把國華抱過來，咱們得頂起曲家這份門戶來。再說有那麼一天，我在地底下碰見曲家的老祖宗，也有個臉面。我這還想，你好好歇一兩個月，我帶着你，看看咱們的地邊，有的地邊界立着石頭，有的呢？河一改道，老河身，和新河身的地界都變動了。後山的草甸子想分給大德他們兩口子，今天你就進城找國華他大爺家來人。明天是個黃道日，就請了四邊地鄰來分家。

我這付担子，實在也負不了啦，太重啦！

芳

奶奶，我看還是再担一年半年的吧！就要打勝啦！那時候，咱們的日子才能好。

母

我就不信咱們還會有興旺日子。我活了一輩子，從民國換了朝代，就沒有一天安穩日子。你在家里呆着我看也悶的慌，進城去一趟，當是走一趟親戚，反正在城里不攀糾屯下，暗察多，少說話，就成啦！又有汽車，可是郝家驥呢？

芳

他早走啦！

母

好啦！你答應我這麼辦啦，是不是呢？

芳

奶奶！你老人家……是，我也知道奶奶操勞了一輩，辛辛苦苦，可是咱們的國家不是過去那幾年太不中用嗎。當然人家欺負咱們。可是眼看就要好了，美國人已經快把琉球拿下來了，咱們要是打勝了，日子就會好起來啦？

母

你別和我說這些沒有用的吧！我聽了多少年這樣的話啦！你說，是不是咱們這樣辦好？咱們若是這樣辦呢！明兒個我就約咱們地邊界的四鄰來。你有什麼爲難的呢；這是我作的主，誰敢說什麼嫌話？——好啦！你想想吧！若不，咱們還有什麼法子，兒子，兒子不爭氣，媳婦，媳婦整天價和我鬥氣，早就按心要分開了。

就這樣吧！你好好想一想，若是外頭沒有什麼掛戀的呢？

芳 沒有。可是我什麼也不熟，挺着過日子，怕挺不來。

母 慢慢的不就熟了。這也不是作文章，還有什麼難的。好啦！你再想一想，晚上再告訴我，你奶奶的打算對不對？我是早就想好啦；除了分開，沒有第二條路，若是你早回來，早就在甯下里過啦。我是怕萬一有個風雨什麼的，沒有人接手，曲家不是完了嗎？我活一天，可不能叫曲家的門戶倒下。我這還要到高麗屯去看，換口小豬，明天好殺。這是分家的老規矩。可不能給人家笑話。回頭，你們吃飯吧！下

芳 沉思久之 我要走。

魏 上怎麼，老當家的……

芳 你不要向老太太說了。他們要討多少豆子，背着老太太量給他們就是了，老太太正是不舒服呢；二叔呢？

魏 在那屋，二東家！ 大德上

大 怎麼？我這還要出去掘野菜。

芳 二叔，我有話找你說。

魏 那麼，我答應他們給豆子啦！

芳 好。

魏 我去啦。

魏下

芳 二叔。我今天就要走。

大 今天？

芳 是的，我馬上就要走。四顧一下奶奶剛才說，要我撐起這個家啦；我不能答應，可是奶奶老是追問，我又不能說什麼，我心里難過。奶奶辛苦了一輩子……可是她的時代過去了。我看見她那像是沉在水里老是要捉塊東西的樣子，我真是說不出的難過。可是我不能伸手拉她，她太重了，我拉也拉不起來的。二叔，你那想什麼？

大 沒想什麼！是的，都沉在水里要淹死了。

芳 二叔，我和你說正經的事，你別老是低着頭想了，你坐下來，我一看你那個樣

子，心里就不知道說什麼好啦！

大 呵：你說吧！我這聽呢！

芳 你不能賭口氣把烟燈摔了麼？

大 我是完了，我的時代也過去了！

芳 我的話你就根本沒聽進心里去！你爲什麼這樣，……一點骨氣也沒有了呢？二叔！

大 呵！

芳 你那想什麼？

大 沒有想什麼！我聽那。你說什麼，我都聽。罵我吧；罵我，也好。我不會生氣。我不糊塗。

芳 無奈何的嘆息——奶奶，要分家。

大 分就分吧；她們婆媳不和，又有什麼法子，有夾在當中……別走吧；秀芳！你走了，我們怎麼過下去呢？你二叔，是完了。過時的人啦！活着呢？就這麼混吧！

可是你在家裏，我的心還像有了着落，你不要走吧！就這麼擲下我們麼？

芳 我不能不走呀！

大 我心里難受，悶的慌。——那麼你先到那去呢？

大 我自己也說不定，到了北京再說：也許先到重慶去。那裏，還有我的學生。

大 錢呢？

芳 我可以先向郝家驥借，到了北平再想法還他。二叔，我拿一封信給你。 由另一側

門下

大 嘆息 走也好，不走作什麼呢？在家里當我們扶手麼？我們是沉到水里了。咳！沉

到水里了，沉的好深呀！ 芳上

芳 這是我昨天晚上釣魚回來寫的，我走啦！留給你和奶奶的。現在二叔不要打開

吧！本來，我想誰也不告訴，就偷偷走了的？可是……實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好，

我走了，希望你常常想着我，對奶奶好一點，她老了。古大姨媽呢！是外頭人，

無依無靠的，希望二叔好好的待她，就像待我一樣，她明天要是看不見我了……

不知道怎麼難過呢？對國華，要好好教育，不要慣他，養成一個又高強又良善，

整潔，知道禮貌，果斷而不粗暴……總之有大志向的青年。活潑，可不能輕薄。

太老實了，將來就給社會壓死了。若是我在外邊安定啦！我希望把他交給我，我能好好的帶他，我們這一代受了許多不健康的教養，也就吃了許多虧，可是我們的下一代，就不能讓他們受些無味的苦楚了。時古上 大姨媽！

古 包米糝子快煮好啦；你奶奶又不知道那去了……

芳 大姨媽；我要進城去一趟。

古 怎麼快吃午飯了，又要進城。

芳 奶奶說的，有點事情。奶奶到高麗屯子去了。你們吃飯吧！她八成晚上才能回來。姨媽！

古 怎麼，又有事情啦！就提着那麼個小箱子？衣裳也不換一換？

芳 不用換，姨媽——姨媽老佬！我看你這些額紋——多深呀！像一道一道山溝一樣。

古 笑着 老天可也怪，還不叫了我呢？拭淚 也不是活着沒有受夠罪怎麼的。

芳 姨媽，我走啦；你這個褲子破的也該補一補啦！

古 那有心思呀！我這糊塗，還補哪！就那麼帶進土里去吧！

該 二叔，你別想啦；想什麼呢？

大 沒想什麼。

芳 我去啦！

大 這像作夢似的，咱們不是作夢麼？

芳 不是。怎麼會是夢呢？我走啦！姨媽！

古 明天坐汽車回來？

芳 呵！姨媽，你們吃飯吧！二叔。不要叫二孀！你也不要送。

大 走走，我也走走。

芳 姨媽，你別給作鞋啦，休息休息吧；我也穿不慣布鞋。好啦！回來見呀；姨媽。

由後門下，聞聲 我還要看看前院咱們家的那顆丁香樹。

古 不作布鞋，穿皮鞋那多磨腳呀！如今人，真是。我們那時候，不都是自己做鞋。

那有買的？我還活了幾年也穿不了幾回我作的鞋啦！

魏 上，自語 曲家就剩那麼顆丁香樹沒變了。

——幕落，全劇終